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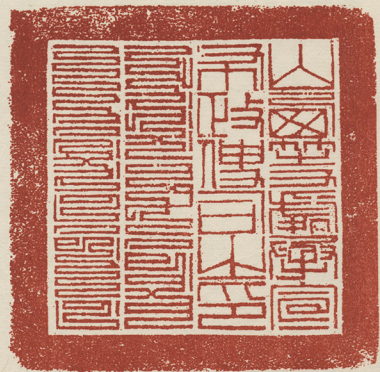
尚

書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釐米寬十四釐米





文淵閣乃北齊
文淵閣乃北齊
思謂其有知神

光被四表
格子上下

聖人之心能於前明而已
英而文也
欽明即惟精惟一
文思即九執厥中

曰古文尚書作專者
白劉
假不見古文亦謂當作越
若朱子從之

叙堯之盛德

叙堯之治化
聖人治天下則德盛之虞
化一則教政之推廣

叙堯之用人

分命其仲舒

定者定方隅以惟日惟景也
平秩是佐使候侵耕之道四
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測候之
際固難其所以異程其所以宜
為授時之節焉作教易辨
指地氣物之民宜之事各以其
方業鮮耳自作教易以分
方業鮮耳自作教易以分
二分以水鏡之極五至至析因哉
限作曆參之民宜而為四時
之政焉教之六則候之物性皆
因天之節去三百六旬五分分
日之而云三百有六旬六月是謂
堯特本其大綱其於周矣矣
故曆之妙也分不足以盡天矣
故曆本全日而中是為通歲辰
象其間度刻則有司隨時
推之以言天合後世度天而析
為分分不足而又為秒有為九
百四十分之二百二十五者為初
則又為八十分之二十分少刻
氏氏文為五百八十分之百四
十至大行又所云文為三千四

尚書卷第一

堯典第一

古文尚書作
魏第一

虞書卷一

孔氏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言聖德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

遜道也老使

作堯典堯典

言堯可為百

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

曰放勳欽明文思

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下之功化而以

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克讓故其名開充溢四外至于

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

睦亦明也協合黎眾時是雍而

昭明百姓昭明

邦黎民於變時雍

言天下黎民皆化化上是

和

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出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日月

分命羲仲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

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

暘谷

寅賓出日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

日中星鳥

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

以正仲春

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星則可知

厥民折鳥獸

孳尾

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與春交舉一平秩

命羲叔宅南交

南訛

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

敬致

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序文段

欽作聰

德之要

平均

協以

和

暘

暘

暘

暘

暘

暘

暘

暘

暘

暘

暘

朱震統元曆新一度為萬分歲周三百六十音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新分愈多其法當愈密又亦未嘗不差者聖人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世作曆常密而於天反疎蓋聖人隨時以定曆後世教曆以求天也

毳毯

陳郁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

時鳥獸毛羽希之丁壯以助農也夏

少改易革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實也日入於

此昧谷昧谷曰西則嗎夷東可知寅錢納日平秩西成

錢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物事之宜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厥民夷

鳥獸毛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申命和叔宅朔方

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則

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可知也都

天常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

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

帝曰咨汝羲暨和昔三旬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

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定得一象允釐百

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言定

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

官眾功皆廣歎其善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成

登用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乎放齊國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豷豷

帝自初載命義和作晉殺時自是無為而天下治中年以沒見子朱之不類始有與賢之意焉歷帝
啓用咸非其選蓋脫而以行齊授以天下史臣於前假義和授時之命以着帝老成歷之治於後叙朱堯共
縣之失以起帝老為中外之由

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拱而心傲恨若漫天言不可

用帝曰咨四岳

四岳曰上羲和之四子分湯湯洪水

方割

湯湯言水奔突有所勝除懷包裏下民其咨有能俾

上包山

言民咨差憂愁病水

又罔使

罔使故罔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絲哉

也絲崇伯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凡言吁者皆非

名朝臣舉之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帝意咈戾圯毀

族類也言絲性很戾好比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已退也言餘人盡

帝曰往欽哉勅其事成堯知其命使

唯眾言可試故遂用之

九載績用弗載考九年功

放退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年入十六

老將末代汝能庸命巽朕位

故欲使順行

岳曰否德忝帝位

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師錫帝曰有錫

在下曰虞舜

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取已不若故不

舉乃不獲

帝曰俞子聞如何

岳曰瞽子

父頑母嚚象傲

配字曰瞽瞍

無目之無心不則德義之

罔為頑象舜弟

之字傲慢不文言並惡

罔罔

不恪恭

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夫度接二女

以二女妻舜觀其治國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

虞國名也按國語謂虞恭
能聽協風以戒樂物生与夏
高商其周并並稱而在左氏曰
自暮至于瞽瞍無遺命齊
重之以明德則虞自暮始封
有國以至瞽瞍為嫡長父
母弟惡之鯀之欲奪嫡于虞
畫孝文之道故蒸之而不格
焉焉

滔天二字
目天衍

已汗臭

古又並
作亞
後同

虞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鯀水之汭使行歸道於虞氏帝曰欽哉數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舜典第二

虞舜不虛發聲

孔氏傳

虞舜側微故微賤庶人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庶人

道而行之古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慎徽五典克從

乃命以位外謂幽深若行道德慎徽五典克從

命違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

違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於此官舜舉八崗使按度

事無廢事業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美也四門四

麓麓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丞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

乃汝丞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

將禪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上日期日也終謂堯終帝位正月上日受終

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齊以

政以審己當肆類于上帝察天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

心故行其事肆也類謂攝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

位事類遂以攝告天也類謂攝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

四身
自身若至以位二十八字最
後出

徵庸
司徒
百揆

學察
治水
大麓後
史記及
蘇氏

讓德弗嗣之下必有再命王文
憲謂論駁引考漢字解天
之應教在不躬九執其中深
因窮天標永終當在此

安安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止時雍

治化之序

二典

功同

德同

君道

微庸之序

重華 協于帝 濬哲允明溫恭允塞 去德外聞乃命以位 慎徽五典克從 濟稽文明由休以達用猶堯之文明以精明言溫恭允塞因外以推內猶堯之欽思允克此以純粹言也

賓四門
諸侯接
諸侯見
天下社
諸侯接
諸侯見
諸侯接
諸侯見

攝位 唐象 朝覲 巡守

考績 疆理 典刑

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望于山川徧

于羣神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輯

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觀見班還

右君也舜敘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圭與之正始

日月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

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

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

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肆覲東后遂見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禮五凶賓軍嘉其

之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

一也律法制及尺寸修五禮五玉禮五凶賓軍嘉其

糾斗斤兩皆均同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卅子執纁公之孤執

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

常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之三帛生死則否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

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

岱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歸格于

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五載一巡

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

攝則然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也諸侯四

崇望秩于山川朱子作

五至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朱子作

罪非一時蓋愆叙于恤刑之下尔

即位 未四方之賢 詢岳靈四方之事 咨牧通四方之言

百揆 次平水王叙其司空 之切

每以爲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惟盛各私其國曲防邊疆州牧所以通其故曰食者惟時采速能進惟時言民食之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亡而爲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爲之蓄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乏時也十二州無穰爲中餘皆外逐四裔崇厚道德信任元善忌任任率諸侯者意尚與則當時風俗治俗可知矣壺高率服推言其教也

用常刑用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鞭作官刑以鞭爲治

不越法用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鞭作官刑以鞭爲治

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復楚也不勤金作贖刑而入刑爲治

金贖罪皆災肆赦怙終賊刑皆有過災害肆緩賊殺也怙終賊刑皆有過災害肆緩賊殺也

殺當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下使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或世故流放也放驩兜

于崇山同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雲氏之後爲

諸侯號饗饗殛于羽山放命妃族續用不成爲三危西裔殛于羽山放命皆誅也異其文述作

之體羽山東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刑而

連引四罪明皆徵用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也堯年

十六即位七十載禪試舜三載自正月百姓如喪

上日至崩二十載堯堯九壽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

考妣考妣父母言百三載四海過密八音也八音金

華絳竹斃土華四夷絕音三年則月正元日舜格

于文祖三月正元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詢于四岳

闢四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未開者廣政衆賢明四目達四聰

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咨亦謀也

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柔安邇近惇厚也元

能安近厚行德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安遠也忠

信使足長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安遠也忠

信昭於四夷皆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

相率而來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

功廣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

惟時懋武勉其百揆之職

后稷

司徒

士師

棄契皋陶皆因其職而革命之法皆不違遂堯龍上坊

共工

虞

典禮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絳為崇伯入為帝曰俞咨禹汝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禹拜懋勉也惟居是百揆舉陶帝曰

稽首讓于稷契既皋陶居稷官者稷也契皋陶帝曰

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帝曰棄黎民阻飢汝

后稷播時百穀其謹勅使往宅百揆帝曰棄黎民阻飢汝

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帝曰皋陶蠻

夷猾夏寇賊茲究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汝

所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

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流有五

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

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十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

信服無敢犯者禹帝曰疇若予工能汝

我百工事者朝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共謂生垂拜稽

首讓于父斨暨伯與父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能

此官和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益哉上謂山

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

山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能罷帝曰俞往哉汝諧朱

熊罷二巨名垂益所讓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四人皆在元凱之中伯夷巨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諒於原起於民情不違政教不明俗移於下而上不知命出於上而下不聞袖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而審君言而播民教也世道化所以通於民心民心所以化於上而護於所以不行也三代而上道化出於一異端不作益以此示

典樂

教胥子之目

氣質之性 變化之功

典樂之綱

典樂教胥子此古者教法之妙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然

法亦然 雙日二字益後篇之韻

納言

總命

考績

齊共將戰時帝舜初政至三者之後庶績咸熙所熟者獨三苗耳李章通載始終者其晚年校焉之事則具在馬謨

秩序示尊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言早夜發

教使正直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夔龍二帝曰俞往欽

哉然其賢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胥長也謂元一

子弟以歌詩詠之舞之教 直而溫寬而栗 教之正直

莊栗而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教之以虛簡失之

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以尊之 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

官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 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 則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 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擊磬也擊音之清者拊亦擊也

則神人和可知 帝曰龍朕聖讓說於行震驚朕師

聖疾珍絕震動也言我疾說絕之 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 帝曰咨

汝二十有二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特務命之欽

哉惟時亮天功 各敬其職惟是乃 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 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庶績咸

熙分北三苗 善否分北衆之功皆廢三苗幽闇君曰 舜

生三十徵庸 言其始 三十在位 歷試二年攝 五十載

陟方乃死 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

服喪三十年 其凡壽百一十二歲 帝堯下土方設居方

言舜理四方諸侯 別生分類 分其類使相從 作汨

四岳二人 聚十三人 充官九人

序 逸書

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與故爲汨作之篇立九共九篇藁飶也凡十一

二篇皆

尚書卷第一



小序夫謨序本諫說
現序高謨中之序益微
汝亦昌言然不能及衆
焉傳及之
三典虞書之經
三謨猶三英之傳

克艱

辟曰克艱之
謀而述堯之克
艱上三句其文
下四句其本
益曰虞述堯之
辭而論堯之德

高因益言堯得
天之教而推感
應之理

益之謨

心身
朝廷
百姓
四夷

朱子謂自世序時言

尚書卷第二

大禹謨第三

古文作

虞書

孔氏傳

臯陶矢厥謨

陳

禹成厥功

陳其

帝舜申之

重美也

子之作大禹臯陶謨

大禹謀九功

益稷

凡三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

曰若稽古大禹

順考古道

功謀謀也

曰若稽古大禹

而言之

曰文命敷于

四海

祗承于帝

命內則教承堯舜

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敬德

敬疾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

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

民皆疾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

修德

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

稽于衆舍己從人

無所伏遂稱堯德以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

成其義考衆從人稱孤慙

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

神乃武乃文

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

經天地武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眷視堯有

此德故為天所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言

順道也

從逆凶占凶之報若影之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

隨刑響之應聲言不虛

失法度

先呼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德度

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深其言虞度言有常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

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去邪疑則勿行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干戈也失道求

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

弗戾也專欲難成

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道義所有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名古入賤之

謀之未行

洪聖事

洪聖行

後古文

後古文

後古文

六府

府即官府之府猶禮記所謂天子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物有其官官修其方而文

三事

教化之以其德懋遷之以利其用均第之以厚其生若厚典庸禮懋遷化居首積備具之類

禹陳德政教養之謨

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數而言念重其言為水火金木土

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

皆可歌樂乃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德政之致

壤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勸之帝曰俞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嘆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帝曰格汝禹朕宅帝

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日期頤言已年老歇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摠我衆欲使攝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

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入在此功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也弼輔期當

以刑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當於殺治體刑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臯陶曰帝德罔

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善則歸君過也善則歸罰弗及嗣賞

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君過也善則歸宥過無大刑

延于卅卅亦卅俱謂于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

舜方推臯之切臯則歸臯帝之德而帝汝以臯臯高君臣有切臯相歸表

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休相須以敦實非可以獨致者宜其致功之文相歸表

遜臯

授禹

虞廷之官位之相傳者惟臯自臯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臯又

臯帝舜見已之功已不見臯之為功故又復以念功勉之謂念之也

也數則出捨之而不可見易言之也數則與外之而不可違帝與

已而不與臯豈言念之或略歟帝固亦嘗不深知臯之功也

故因臯言以推明之夫抵臯之德言密持臯

為之德則者於臯禹之切天下所共知而

之為功非常馬不能深知之也

昔堯舜授受也曰先其其出後之以治天下之道也夫天下之要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隨事各得而已尔舜以命禹則益之以三言又授之教中之要法夫用之而不可以不合乎中以理欲雜乎方寸之間辯之不精則守之不是以動而不中則不能濟其無過不及之則不理與氣而為心則而知覺意念兩後蒙者異故帝舜分為界限以言之道者之主先言人心而後言道者蓋道心之所以微久心之危有以微之尔惟精則辯乎人心道心之間而不差一則守此道心之主而不亂中即道之用也

再命

舜命禹本堯四語而推明之堯品分

朱子詳之
張宣公曰此書中第一義
人言不稽于度勿從己謀不詢于眾勿用

禹前遜年不復至此又有枚卜之遜切臣知舉益稷契皆足

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有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

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帝

曰來禹降水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

假惟汝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不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必無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後非眾

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惟

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稽長終汝身惟

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禁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帝曰禹

其吉此禹讓之意

其吉此禹讓之意

其吉此禹讓之意

其吉此禹讓之意

神宗堯廟也

在受命三載於
會諸侯焉猶未
命而後行也前曰
三五後又分三五
此止有苗豈寬
且分之後特其一
部歟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
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
所故禹拜稽首固辭再辭帝曰母惟汝諧言母吉無

有大功德故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
諧和元后之任帝曰母惟汝諧禁其辭焉

神尊之言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帝位帝曰咨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

命禹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
討之禹共伐有苗軍落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

以宜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廢仁賢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

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不恭爾尚一乃
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三旬苗民逆命旬十

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益贊
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益贊

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帝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天下
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負罪引慝

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慝惡載辜也夔夔
罪引惡勸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悚懼之貌言舜負

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兹有

徂徂之師非必窮討但奉辭以隨之耳而苗猶逆命皇舜為之德猶有而未竟而為乃
有滿損謙益之說且以負罪引慝為喻益子自行有不得者時及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聖賢之於天下大率如此何嘗盡力以服人哉

于武舞羽文舞蓋至
武敷之意實附作
階蓋舞於百辟辟后
朝會顯事之所者
設教示民未嘗於
文字榜檄之繁禮
樂乃其大用而密度
儀采即其具

允迪厥德 君

謨明弼諧 臣
皇陶以二語為陳
謨之首其兩允
之者故史臣不以允
錚贊卑
慎修思敏 迪德之事
為明勳善 謨德事

知人安民 治道之綱要

知人之德見於行者
其凡有九言人
之有德者當復
指其於九德之行
其事有幾也

九德凡八字而合為九德者上九字其資質下九字則進脩仁有德性之全義者寬者易純寬而堅
柔則為德柔者易弱柔而卓立則為德謹厚曰愿愿者易同同合乎而不莊愿而嚴恭則為德治
亂曰亂亂者情有治亂解紛之才而易怨亂而故謹則為德捷者則默而易與捷而剛毅則為德直者
而以訂直而溫和則為德簡者多率略簡而廉隅則德也剛者多無當剛而審實則德也彊者多恃

苗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以況言為苗故拜受而然之帝乃誕敷文德遠人
遠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眾
大布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楛羽翳也古舞者所執
階問抑 七旬有苗格 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
武事 必有道 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京師二千五百外去

皇陶謨第四 孔氏傳

皇陶謨 為帝舜謀 曰若稽古皇陶 亦順考古道以
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也其古人也 言人君當信蹈行古 禹曰俞如何
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禹曰俞如何
所以 皇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 身思為長久之道

博敘九族 庶明勵翼 邇可遠在 茲言慎修其身厚大
明其教而自勉勵翼邇上 禹拜昌言曰俞為當陶言
命近可推而遠者在 此道 禹拜昌言曰俞為當陶言
受而 皇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數修身親親之道在
然之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
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
愛也愛則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言帝堯亦以知人
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言帝堯亦以知人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言庸違令色象
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 皇陶曰都亦行有九
使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皇陶曰都亦行有九
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考察真偽則可知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必言其所行某事以為驗 禹曰何 問九德 皇陶

采 必言其所行某事以為驗 禹曰何 問九德 皇陶

勇而安而取裁德而合宜則德也然必用其有常者謂有其德而持久者也若一時如此而德久不然則不常易變不足為有德矣故雖以是尤者定其有德之目而必其有常然後用之小人鬼強於一時亦似於德終未純而變為用之豈可保其為吉哉

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

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撝而毅撝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直而行正而溫

氣溫和氣溫簡而廉性簡大而廉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讓

動必合義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日宣日宣

三德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夙夜浚明也日嚴祗敬六德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采有邦

日布行三德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日嚴祗敬六德早夜思之須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采有邦

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祗敬六德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敬行六翕受敷施九德翕受敷施九德咸

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事俊又在官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

此則俊德治能此則俊德治能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師相師法百官師相師法百官

皆是非言皆是非言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政無非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無教逸欲有邦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常不為逸豫貪欲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兢兢我慎業危懼幾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兢兢我慎業危懼幾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兢兢我慎業危懼幾微

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敘有典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敘有典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

勅我五典五惇哉勅我五典五惇哉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勅我五典五惇哉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勅我五典五惇哉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

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當自用也天子秩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當自用也天子秩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當自用也天子秩

子男五等之禮子男五等之禮同寅協恭和衷哉同寅協恭和衷哉諸侯使同敬合恭同寅協恭和衷哉諸侯使同敬合恭同寅協恭和衷哉諸侯使同敬合恭

而和而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而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而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而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而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安民

教其礼所同

禮其恭和其衷也

賞

刑

詳陳安民之意以懲故之心總之民

詳陳和人之目而以競業之心總之工

以得全為觀廢後之差

塞 舊文 作塞

孜孜

孜孜之實

其初採民之權宜

其中民食之禁舉

其末民食之實

實殘之言皋師之

前自述孜孜之實

此對禹言之密

為聰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所畏亦用民成其威

之効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

懼 不敬 阜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禹

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阜陶曰子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

之因禹美之承 以謙辭言之序 敬古文作畏

益稷第五古文作 益稷 益稷 益稷 虞書語意與單 多析為二 孔氏傳說相接竹簡繁 編今文合之

當 益稷禹稱其人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阜陶謀九德 故呼禹使亦陳

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拜而敬辭不言 拜使帝重阜陶

所陳言已思曰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阜陶曰吁如何問所以致 禹曰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 墊溺皆困水災子

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近乘 輜車乘探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木

其木開通道也既暨蓋奏庶鮮食謂進於民鳥獸新殺 曰鮮與蓋木獲鳥獸

進食子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决九州名 川通之至海一風

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海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艱難也粟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 播種之决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 懋遷有

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徒積 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 阜陶曰俞師汝

昌言言禹功甚 當可師法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 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 惡所止念慮幾微

濬畎澮井田之制昉乎此

四鄰 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昭庶 朱子謂試字之訛

資助 上燕資巨鄰 下獨資焉

肱 左右導之也 導德齊禮所以扶人心之中

股 宣力行之也 布德行政所以周天下之勢

目 制禮也 禮莫先於服車之等以稱用德

耳 作樂也 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

化說 說 九聖於變龍之事皆以命焉相職無所不統也

保其安其輔 惟動丕應 後志 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也 待帝 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 用休 昭明也 非但人之應也 報施 天又帝曰 吁 臣哉鄰哉 鄰哉 臣哉 禹曰 兪 鄰近重命 道美 帝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 予欲左右相須 而成 帝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 若身 予欲左右有民 汝翼 民富而教之 汝翼成 予欲宣力四方 汝為 布力立治之功 子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之法 星辰 山龍 華蟲 日月 星為三辰 華象 草華蟲 雜也 會 宗 彝 廟 彝 樽 亦以山龍 華蟲 為飾 宗 藻 火 粉 米 黼 黻 絺 繡 藻 水草 有文者 火為火字 粉若粟 水若若聚 五色 備 以五采 彰施于五色 作服 汝明 天子服日月

龍衣而下 至黼黻 服 薰火 大夫加粉 未上得兼下 下不得 階上以五采 明施于五色 作尊卑之服 汝明 之制 子欲聞六律 五聲 八音 在治忽 以出納 五言 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 在察天下 治理及忽怠者 又以出納 仁義 禮智信 五德之言 施于民 以成化 汝當聽 審 子遠 汝弼 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 我遠道 汝當以義 我違而退 後有 欽 四鄰 庶頑 讒說 若不在時 四近前 言我不可 弼 我之所行 不在於長 而為愚者 當察之 侯 以明之 撻 以記之 教 答 撻 不提者 使記識 其過 書用 識 哉 欲 並 生 哉 書 識 其 非 欲 使 工 以 納 言 時 而 颺 之 詩 以 納 諫 當 是 正 其 義 格 則 承 之 庸 之 否 則 威 之 道 則 承 用 之 任 兩 颺 道 之 格 則 承 之 庸 之 否 則 威 之 道 則 承 用 之 任 則 以 刑 威 之 禹 曰 兪 哉 帝 光 天 之 下 至 于 海 隅 蒼 生

則以刑威之 禹曰 兪哉 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 蒼生

德政明則不必憂頑讒

帝不時則重慶不獨在頑讒

高治水八年之間高聲不暇久之子啼不暇頑

以苗頑為憂

使禹敷德奏明刑此帝化苗桀此語在前及另之祖征屢後

樂

詔備衆音獨奏也予擊石極石而已而數舞人和此必有在於聲器之表者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然注草才言所及廣遠獻賢也萬國衆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賢共為帝臣帝

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

是好丹朱莽子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

無休息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妻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啓呱

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

各之以大治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

侯甸綏要荒服也一州用五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

統治以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

功唯三苗頑凶不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下

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下

德是波治水之乎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四

方禹五服既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變

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變

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夏擊柷致所

拊以韋為之實之以楛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

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夾至

明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

祖考

尊負不相廢

皇帝以天下為統詔樂以經堯為名則祖考即謂文祖神宗也然國語禮記皆謂有虞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謂

歌勅天特贊君帝所以歌之意

音歌先膝膝

率作致有章

陶所以歌之意

采歌先元音

簫古文作箭

簫韶作歌章

益四上章股肱

耳之齋而穎附

於以見虞廷至

和之盛非一時

之言也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笙

鏞以間鳥獸踳踳鏞大鐘間送也吹笙擊鐘鳥

九成鳳皇來儀詔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九奏

而致鳳皇則餘鳥雖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

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帝

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

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曰喜樂盡忠

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

率作興事慎乃憲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治

屢省乃成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也當數顧省微成功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敬終以善無懈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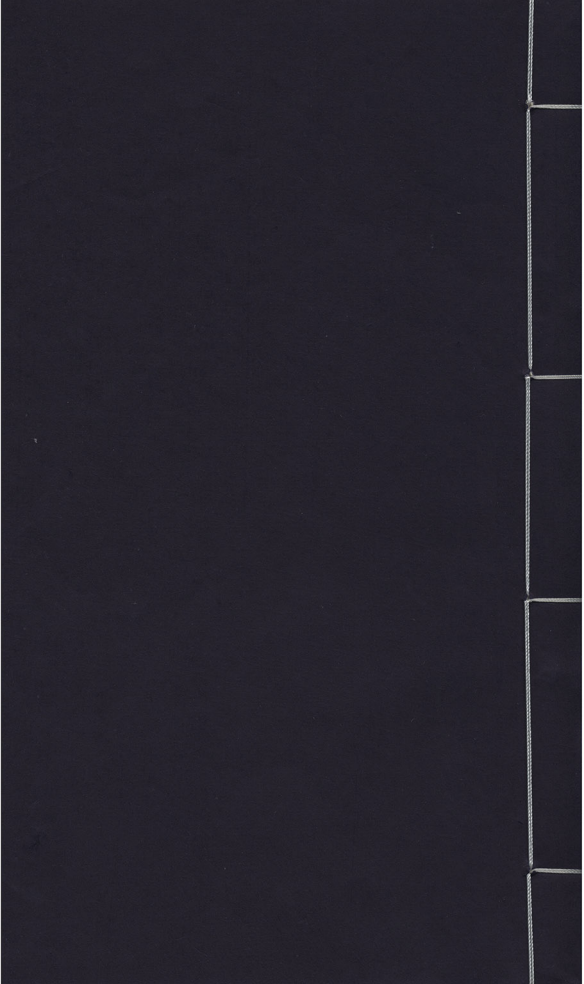
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帝拜曰俞往欽哉

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

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尚書卷第二





尚

書

二

禹之治水首於冀都次即兗青徐大抵皆為河患故不耳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益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其後自分為南清河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境也細想神禹導河戴壺治梁岐闢龍門砥柱大陸播為九河使之北流驅為沛深使之東後又道于淮河使之甚則以南淺是以兗青徐為第皆平朱子所謂洪水之患河為甚禹之功切於河為多也是也至程楊荆則以江漢下派水澤辟蠱而移為尤

此篇蓋夏史之追錄紀其成功未必盡得神禹之妙用而因此亦可推見

冀州帝都三面河

不言所至恐外皆冀州不專在魯魯在內故六不言青冀州之不必書入都水道蓋帝都而亦古者時都平陽於冀為西南而東黃遠敘相衛大陸於後魯表則由錫石皆入都水道也

兗州古河其流經魯

其地乎魯水患特甚焉號九河滄州深有雷夏以鐘平原之水為滌沮以泚河海之餘至後世東北海倫西則河徙中則深井南則河伏故川澤源委悉非其旧

下亦不得不次第之豫魯近河而自太華般函以東至于單遠山為之限但滎河在其東偏耳河導則伊洛諸水不勞而入矣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平水土物土宜宜田制絲賦欽道朝貢同風化則無聞也○凡禹貢所書之山多是即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考程桐陽散篇曰洪水滔天多是水生涼降之候神禹疏鑿則在水落石出之時

尚書卷第三

禹貢第一古文第

夏書

孔氏傳

禹別九州分其隨山濬川深刊其任土作貢任其土

山刊木洪水流禹貢禹制九禹敷土隨

其差秩祀禮所視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壺口

治梁及岐壺口從東冀州梁岐在雍既修太原至于岳

陽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岳陽覃懷底績無塊曰壤性

色白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

厥田惟中田之高下肥瘠九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除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

界於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濟河惟兗州南

北距河九河既道河水亦差於餘州亦濟河惟兗州南

沮會同雷夏澤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曰高

條長也厥田惟中下六第厥賦貞賦正也州第九

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厥貢漆絲厥篚

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浮于濟潔達于河

織文之屬織文錦浮于濟潔達于河

織文之屬織文錦浮于濟潔達于河

織文之屬織文錦浮于濟潔達于河

織文之屬織文錦浮于濟潔達于河

古者

兵賦

道祿

九賦

等兵

教在

知可

下

下

下

青州非例也

甫先以端夷至東方之景而青悅實錄有東夷速河未海斜連遼碭其後遂分為營州

徐州淮沂入則野瀕則東原之士野平四之達河說文引書本作滄沂並涉洶通四今南清河

因其故道尔

楊州自五數取

其東水皆東流發於北流而自建北者皆以而之水皆西北流是匯為整義也者以東之水南者為州淮在徐已變江於前已者謂宗故楊中則淮三巨浸而通南江則淮蓋孟之水無所溢而今江東之水有歸東砥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泄而浙西之四不滯

順流曰浮濟溧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略維淄其道偶失地名用功少曰略厥土白墳海濱

廣斥復其斥鹵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四賦第三厥貢

鹽絺海物惟錯絺葛繡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四賦第三厥貢

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菜夷作牧菜夷地名厥篚麋

絲屨桑蠶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

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厥土赤埴墳草木

漸包土黏曰埴漸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五賦

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剖其

羽取其絮黃取羽吹夏翟翟雉名陽孤桐夏翟翟雉名

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

淮水夾二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厥篚玄纁纁玄黑纁

明二物皆當細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北據

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篠簜既敷

惟塗泥地泉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賦

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瑶琨篠簜瑶琨皆齒革羽毛

惟木齒象牙犀犀皮羽鳥羽島夷卉服南海島夷

毛旄牛尾木橈楛豫章毛服葛越厥

織員按博物志南宮栻傳及塵字龍書說取木綿。惟木惟金三品惟字訓与

荆州 中閩早濕漢漢

沮洳而荆州之
水又有九惟
江漢通流則九
江有洞度入江
江漢之支分
為沱潛者時
道則沮洳為
雲夢者可土
可入矣

豫州 說見篇首

梁州 源變以見漢之

源流之分合
和夷以見青水大
浸諸水之治善實
即山以表水此一
例也

篚織貝 織細紛 厥包橘抽錫貢 小曰橘大曰抽其所

貢言 不常 汧于江海 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汧公江入四荆

及衡陽惟荆州 北據荆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此水經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潛水 雲土夢作又 雲夢之中

耕田賦畝之治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 賦上

下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 揚州同

柝榦括柏 榦柝也 檣砥斿丹 斿斿於檣皆磨石

朱惟箭箛格三邦 厥貢厥名 箭箛美竹 箛中矢箛三

類 國常致貢之 包匭菁茅 匭匣也菁以爲 厥篚玄

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 九江納錫大龜 寸二

大龜出於九江 水中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 至于

南河 通越之河 而南河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

水伊洛漚間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南山泗

水合流 榮波既豬 榮澤波水 導荷澤被孟豬 胡陵孟

而入河 榮波既豬 已成過豬 導荷澤被孟豬 胡陵孟

水流溢 在荷東北 厥土惟壤 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

田惟中上 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 厥貢漆臬絺

紵 厥篚織纁 錫貢 錯錯 治玉石曰 浮于洛 達于

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岷 岷嶓既藝 沱潛既

道 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 蔡蒙旅平 和美 厥績

道 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 蔡蒙旅平 和美 厥績

雍州

袁倫之墟也弱水自此西黑水自此南河水自北北渭水自東善壤土色之丑甚田上古今号为天府然亦荆岐淫濫之地渭貫其中最為沃野餘多險塞故禹自終南而西至鳥鼠

自原隰以北至豬野皆先內以及外也織皮以下雍州塞外之戎氓倫乃良衛山亭小國

導山 治水之規畫即山以知水表山

郭五陰列 五址條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厥田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田第七賦第八雜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九三銀鏤怒磬鏤剛鐵能罷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亂黑水

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曰所治正絕流曰導之西門之河在冀州西涇屬渭汭屬連也水北曰涇漆沮既從灋水攸同灋水所同同之於渭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終南博物至于鳥鼠三山名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言相望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禹之次叙美厥功第六人厥貢惟球琳琅玕玕石而似玉浮于積石功少功少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千里而南龍門之西界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織皮崑崙析支崑崙析支之西界渠搜西戎即叙織皮毛布逆水西上織皮崑崙析支功及戎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狄也

皆在三山逾于河此謂梁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在冀州太岳上黨西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治之不可勝名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故以山言之

故以山言之

西傾朱圉鳥鼠

東鳥鼠渭水所出在

弱水黑水河水皆自崑崙而分考崑崙者無定所三源之間即崑崙可知蓋地形最高處山即是崑崙北
自窮石南至崑崙山東及秦隴層層疊疊障障其山体之內群峯耳西各則為弱水西流矣南谷則為黑水南
流而三危岷山春岳之水皆入焉河出崑崙乃其東北谷凡青海浩豐湟湟皆其諸源焉導河則自積
石而下積石至龍門甚遠中間治壘口梁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岷古文作汶亦或作岷
數涉古文作傳孟津古文作盟

河渭以南諸山

漢南諸山

江南諸山

導水

河水周定至五季以後始徙
今自洛汭大抵以東南流入
清澤自河澤東連大野西
被豬灘

分爲南北清河而清河
下合泗水至山陽入淮北
清河即沛水故濟入海
九河多涸與逆河俱
淪爲小海

東匯澤爲蠡蠡
朱子以爲多白
東爲北江入于海
東匯澤以爲蠡

漢匯蠡蠡朱子文集語錄辨說甚詳史官追述豈能盡無差失當先叙江而後叙澨則蠡
蠡在江條之內似無甚礙又會于匯宜作會于漢蓋江迤北正與漢會至蠡蠡湖口則江勢
已東且微南矣匯字或目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別

龍西之西三皆 至于太華 相首尾 熊耳外方 桐柏至
雍州之南山 于陪尾 方淮出桐柏經陪尾 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
山於上而後條列 所導諸冢至于荆山 在梁州經荆
治水於下而後條列 在荆州 漢所經二山名岷山之陽
在荆州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二山名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 衡山江所出在梁州 漢所經二山名岷山之陽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數淺原 言導從首起 言導弱
陽從南數淺原一名博陽山 在揚州豫章界 導弱
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
導弱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
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 至于龍門 南至于
華陰 華山北而東行 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 河水
山見水中若柱 然在西魏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 在洛北都
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大伾 而北行 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 入於渤海 皆禹所加功 故
溢在兗 同爲逆河 入于海 同合爲一大河 名逆河 其
州界 叙導濼東流爲漢 泉始出山爲濼水 東南流爲
之 又東爲滄浪之水 別流在 過三澨 至于大別 三澨水
大別南入于江 南入江 東匯澤爲彭蠡 匯也 水東
澤 東爲北江 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 岷山導
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 又東至于澧 澧水
于東陵 江分爲九道 在東地 北會于匯 地澨也 東澨
荆州東陵地名 分流都其北

濟自壬癸末年入河不遠
南出伏流地下今北清河
行其故道

總叙

土賦 謹

井田

封建 德

獨成五服

遠近疆理之宜

征伐朝貢之節
大約限制如此

積粟也服侯事古者賦使石兩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米附輸至三百里而三百里之民為之服轉輸
於都故輕其賦百里總二百里鉅古人均輸之法以御遠近勞費每服之中又分二三第其周制
九服而由中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指一而約計周制每服五百里合而面通計古者井田之制道路徑直
後世所陌阡開道里迂曲古者計勾股後世計人迹又尺有長短與古令里數遠近之分

會為東為中江入于海南可知導沅水東流為濟

泉源為沅沅為入于河溢為滎濟水入河並流十

並流數里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又東至于

淮自桐柏桐柏山在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

海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處此山東

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澧水自北而南涇水自南而北又東過漆沮入于

河漆沮二水名亦曰導洛自熊耳在宜陽東北會于

澗瀍會于馮又東會于伊合於洛又東北入于河合

輦之九州攸同所同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九山刊

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摧木通源而旅

無壅塞矣九州之澤滎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

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

木土穀其修治言政火和金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俱

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壘致所慎咸則三壤成賦

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中邦諧成壤田上中下大較錫土姓祗台德先不

距朕行合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

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

下無距遠我行者五百里甸服之甸服為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

面五百里三百里納結服結稟也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少麩者多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之五百

里

外薄四海

限制有近遠教化無內外

告厥

扈在今京兆府南鄭縣夏都關河之東使有危負國機則有係於天下大勢故啓直其國征之至於大戰皆可謂得禦強之道矣

左右御此每軍中士三人也人即五伍之長左射右主擊刺御主馬各守其職士死於軍卒死於徒所以為必勝不敗之師決軍事之人也行伍則責之軍士車士則責之六事之人此治軍之綱要也

而服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二百里男邦男任也

事三百里諸侯侯故合三為一名五百里綬服綬安綬

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攻教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三百里

同二百里奮武衛文教外之二百里奮信五百里要服

綬服外之五百里要服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

也法三百里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三百里蠻文

里而差簡五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東漸

不制來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東漸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

聲教而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天色禹功

朝見故堯賜玄圭以彰凡禹首戴黑頭有於金石同者或古今名号之殊

顯之言天功成或人力開塞之業或陵谷滄溟土石消長之變

廿哲言第二古文作夏書言扈古文作孔氏傳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廿哲言夏啓鬪馬位廿哲言

將戰先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王曰嗟

六事之人各有軍事子誓吾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急

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

天地人之正天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發

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也截絕謂滅之今子惟

恭行天之罰恭本也言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

方主射政治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

也治其職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三者用

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弗用命戮于

叙

太康尸位十九年為羿
距河不能遠濟遂居
陽夏今開封大康縣
乃其故城三十九年崩
弟仲康立

歌

述大禹之戒後太康之
失民

述大禹之戒後太康
之廢遊

閔巢都之不保
左傳唐字下有
帥彼天常

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子則孛戮汝孛子也非但言取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車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子

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比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

之歌啓之五子因以各篇大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王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滅

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

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

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俛于洛之汭五子

咸怨待太康怨其政失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猶也歌以敘怨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戒近謂親之下謂失

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子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子言能畏衆小民一入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三失過其一也子臨兆民懼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慎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為入上

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其二曰訓有之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作爲也述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

况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

其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

惜舊章之淪喪

百斤為石大秤也三十斤為鈞小秤也閔之和之同律度量衡權以一天下之制歌舉一以見其餘

敦播越之難追

統天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
致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
以取 其五曰嗚呼曷歸子懷之悲易何也言萬姓仇
亡 子子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鬱陶言哀思也顏厚心愧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不可追及乎言無益

脗征第四古文作

夏書

孔氏傳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

叙仲康親撫庶衆中典但羲和據邑猶常叙征其泥拓武尚難尔亦未知三靈不自是振惜在位不久耳

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脗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

脗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脗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

其私邑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誓勅聖有謨訓明陟定

保懲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先王克謹天戒臣人

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輔俱君明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道木鐸金鈴

振文教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師眾官更相

其所治技藝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惟時義

誓言 明徵之保此聖人謀之徵謂明察上天之徵以益保邦之道嗣後獲此一語以為綱

先王克謹以早即

明徵之保之事

證下義和之罪

惟時義和崇明徵空保之反

政其崇護師之辭

應先三刑前引護訓後引政其人臣獲眾之体如此

戒其過即先時之失也

戒其不及

懋同力致承被渠成克戒先後受愛

逸書序

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側將陳義和所犯沈亂于酒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

畔官離次沈謂醉真傲擾天紀遐棄厥司傲始擾亂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舍之日所會房

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

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昏迷于天象以干

先王之誅亂之甚于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及時者殺無赦有先後之差不無赦况廢官乎今

子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爾

眾士同力王室尚弼子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

用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春日岡崐山出天吏逸德

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

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又染汙俗本無鳴

呼威克厥愛允濟數能以克勝所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無功

其爾眾士懋戒言當勉用自契至壬成湯遷十四世凡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作帝告釐沃告

居治沃土二篇皆云湯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作湯征之義也

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之義也

三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

其改不能用賢故退還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

而會

曰遇作汝鳩汝方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云

尚書卷第三

夏自太康為羿所驅保暹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大河之南

羿據亳都因夏民以伐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皆在大河之北

至后相居帝丘為述所滅而夏始斷又于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外師於本篇無所考徒資異議

尚書卷第四

湯誓第一 古文湯誓

商書

孔氏傳



成湯與師之時是為受命之始紂王播衆曰說違書者非

天命

聖人則不可不救民

聖人則不敢不順天

聖業起已邑之安而

不知夏衆之危

誓

賞

罰

伊尹相湯伐桀外自師桀都安邑湯外道從師出遂其不意師在河曲之高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桀逆拒湯作湯誓湯誓戒誓其土

衆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子號湯稱王則比桀於

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

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今爾有衆汝曰我右

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衆我台桀也

而為割不憂我予惟聞汝衆言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不敬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

三十一 二 爾之亦如我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

辜以絕衆力謂發農功相率率為勞臣之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

葛喪子及汝皆云衆於相率為怠情不與之和合此

以喪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爾尚輔

子一人致天之罰子其大賚汝我我大與汝爵賞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爾不從誓言不用子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之使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

而有懃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作夏社疑全

臣虜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虜

曰敗績從
謂逐討之
遂伐三股
俘厥寶玉
今定陶也
桀走保之
巢俘取也
玉以禮神
使無冰旱
之災故取
而寶之誼

伯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
言國之常寶也二

仲虺之誥第二
古文作
忠器之算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股而還
大坰地名 仲虺作誥
為湯左
相翼仲

有勳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
地名有勳德德不及古曰子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
恐來世論道我放
天子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
陳義誥湯
可無慙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民無君主則亂
惟情欲必致禍亂

天生聰明時又
言天生聰明
是治民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

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
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績禹舊服
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
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 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
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虐於
民乃桀之大罪 帝用不臧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
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有徒眾無道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
之世所常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除若
稂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 穢穉小大戰戰罔不

懼于非辜矧子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
其非罪見滅劫况也

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
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
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

慙已德
憂後世

聰明

天錫湯勇智
表正萬邦

桀失教民之道

天命湯莖師

湯德為桀而忘

叔湯聰明勇智之德

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而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為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民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每事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其規矩準繩之則而不偏不倚徑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難傳之後世固自餘裕豈有甚乎實之憂哉

謹終惟始謂勿失其不逆不履改過寬仁之德殖祀禮俗諷誨益廣其佑輔顯遂善及取俸之規欽崇永保則日新德昭以保萬智表正之命

湯德為人心所歸

命德討罪接亂也而又正

推其所以正固其所以存

已上釋湯德日新已下勉湯德自滿

德昭以下日新之推予間以有滿之證祛其懸貴於日新既無懸又易自滿湯亦必在空言自不容弊也

通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德也

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勉於德者則

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

子怨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

昧取亂侮亡之弱有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推亡固存

邦惟懷志自滿尤族乃離自滿志盈溢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事謂人莫己若者亡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

湯既黜夏命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以伐

袁朱子謂即中也民受天地之生是也天以理化生斯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每適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人受此以有生則謂之性性達於人倫事物日用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歎安全之意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此則為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即此

綏猷一篇綱領
祭之罪綏猷之反

天黜夏

湯承天以黜夏

天命湯以綏猷此責未夏也
聖心所以克懼

告諸侯 綏猷

萬方有罪蓋天之不稼卷之不稼天之失其時不克綏歎也故曰在余一人朱子謂蓋是成湯見得

義告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大義告萬方之
人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
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表善也若有恆性克

義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道夏王滅德作威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羅汝荼毒苦也不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北民並告天道福善

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以明祭罪惡謹
祭不改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誅之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祭百
虐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聖陳力謂

伊尹放桀除民之職是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佑助下

退佚遠其罪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

祭未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

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淫戒諸彝與之
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承其常法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責

化不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嗚呼尚

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答單作明居

答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一篇立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祖乙凡三篇伊訓作訓以教道大甲惟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

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次百官總

已以聽家宰伊尹制百官宰三公攝家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

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高以下少康以下皆能以德懷勝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不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言桀道故

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

我始修德于亳道由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非民

允懷言湯布明德以寬政代桀虐政非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嗚呼先

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

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居上克明言理為下克忠事上與人

叙 先王謂至王以伊尹祠于先王禮祭即位蓋家宰攝祭皆也祿祀成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蓋莫莫于殯宮也

訓 正述夏后氏之盛

夏夏桀所以三

正 言湯所以興

太甲嗣位之初即當接續成湯之德孝悌為立德之本自家國而可以達之天下先王成湯亦自負紀家國而推之以至有天下

前言先王創業

後言無經之計

又言刑之訓

伊尹即此答
太甲已訪其
欲從之漸

勉其改過以念

官刑之訓靈

淵者次者微有

明之義言則焉

總二反

承篤其及商

命之不齊太甲

不可恃天命之

方茲又歸戒以

終之筆上三愛

戒終四悔一愛

心喪亡之說

不惠

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敷求哲人俾輔于爾

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

百官曰敢有怙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則酣

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狃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

狗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政穢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違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速之童稚頑童

比之是荒廢失位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鄉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

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

爭友僕隸自匡正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

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

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齊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

無大言惡有類天資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

君以戒云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君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

放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伊尹作

先王聖嘗心
天理不使人欲
昏之當足以對
越神明 指先
王之心法是採
太甲之病源

先王明德受命而
左右宅師今先王
三而不在怨大甲
又將此以自誅故
又寧有真於前後
君相終身固終以
勉戒之

祗祖 敬篤首之意
不聽 丕顯即頌謨之功
俊考者正光王托
之以於後今書禮
遺命之意

戒其侈 戒其肆
戒其下靜
戒其顛覆

不獲 訓非金者切
至不順又不
聽之獲則
放桐 其說桐宮為
訓並于古有
伊尹之志則

克終 奇于王子白
者若知伊尹
善語權者
如孟子

周 當作君古文君寫為商周字相似故諸樓姜氏經說季書幾皆云當作君

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日

也言敬奉天命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

以承順天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王命於其身撫安天

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肆嗣

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惟尹躬

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

忠信有終夏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先

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能終不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

甲守常不改無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

旦大奕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非一方美士曰彦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

不勤德以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若虞

自顛覆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

明且行之如射先省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

於仁子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

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伊尹曰茲乃不

義習與性成言習成其性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

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

成其過不使出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克終允德言

人迷惑怪之

復辟

伊尹奉鬻慶曆

本謂民不嗔君仍而對要君民相頌之義蓋言言警戒

也

大甲悔艾資助

不謂于德世是病源正與伊尹所述先王願謀至是者相反

之辭

初謫

伊尹初告纘

以明之方

雖有悔豈能遽乎

于天下亦及求諸身

既至則有物于民心

民心自有潛志悅已

事位視先王之為法

孝敬即上前篇立

思念其祖
然其信德

大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年三月服闋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論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

臣以生無能相臣故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

能終其德乃天之顧祐商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

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道也言天災

既往肯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

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伊尹拜

手稽首拜手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將

使信言合於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言湯乃命言出窮之人使皆得其所並其有邦厥鄰乃

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言折戴君來無罰言

曰俟我后言後來無罰言我君來言折戴君來無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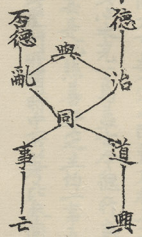
仁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視其祖修其德法

為是逸言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

我承王之
美無庸

誠仁敬



終始謹厥典

治古文作亂

亂古文作亂

古文前作

中語

篇首言伊尹則至篇末言伊尹非全言理一而已伊尹非全言但大章前迷而合格

湯德配天之盛勉太甲與治道

國未易覲進必自下述

重昏爭
歷亂
讒發
其志邪

又不可不勇進
必致知
必力行

章古言治道者
目及臣事伊尹
蓋自謂也

純誠不羣為一德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在

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以仁政為

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之位難以言鬼神不保一人能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與不以德則亂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惟明明丘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先王惟時

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然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難今王

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

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

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

以保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有言逆于汝心

人言弗違汝心必以言逆于汝心必以有言遜于汝志必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言逆于汝志必鳴呼弗慮胡獲弗畏

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

子有大善則言逆于汝志必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天下得其正

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之極其安之邦其

言君臣各以其道元良大善謂則國長信保於美占先王同道

咸有一德第八商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咸有

德指行而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備如協時月之備如國語司民協孫然之協善者比參會之謂古今之德皆可師也制行不同不可拘定之師惟在存主其善而已天下之理無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定之善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則在此心之克一焉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安妥或勤勞在我不可拘定之法若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為是而今日則為非均一節也或用之舉事則為非而彼事則為是者此聖門所謂時中所以考比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豈敢稍擇而不差哉此所以貴於一德也

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欲其有常而不廢則達備初自至

首言天命以德之一下一為存云

桀以不為天所亡朱子曰當與庸皆一也

商以德為天所命

總以德之一盡不取與三於天總之

鬼亦以以德之切

既鬼君之德又大臣之一德

總君臣咸有一德

極善得德得善三而協

推言一德之效終上文保厥位之意

恐其不一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太甲

德告老歸邑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位九有諸侯常厥德

常其德湯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敬神明不

恤下皇天弗保監于萬方言天不安桀所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

天命者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惟尹開道之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受於也於得九有之衆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官賢才而任之者賢才不可任臣為上為德為下

為民言臣奉上在德順下訓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德非一方言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

終徽戒以終之

一德無始終之廟亦
有衆寡小大之
間

衆民所以自生之嗚呼七卅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

道是明王之事德之王則為祖宗其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

廟不毀故可觀德君以使民自尊無自廣夫其政河

知右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狹人

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

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沃丁既葬伊尹

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沃丁既葬伊尹

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

行功德仕老然以三公禮葬伊陟相太戊伊陟伊

之事此篇以戒也伊陟相太戊伊陟伊

成沃丁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本合生七

弟之子祥告也巫咸太戊贊于

伊陟告以改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仲丁遷于

伊陟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仲丁遷于

北太戊子去作仲丁陳遷都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

作河亶甲亶地名仲丁之義河亶甲居相地名在河

祖乙亶地名于耿亶甲子於相遷於作

祖乙亶地名于耿亶甲子於相遷於作

祖乙亶地名于耿亶甲子於相遷於作

尚書卷第四





尚

書

三

尚書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在民傳引書作盤庚上篇欲遷之前殷在河內俱師是謂

首章論民

民之不欲違者何位者欲之其言欲違者又在位者蔽之故教民乃在位之其源也曰步必聚伏小之收黨防其報也

此下論臣

默乃心後上

舊人謂蒙在之

高商曰沃丁以來比九世乱其聲臣蒙家習為臨遷文利滅河之利無教庶民蓋樂其心病

盤庚五遷將治亳自湯至盤庚九都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相

也民不欲徙乃咨也民不欲徙乃咨作盤庚三篇殷實以名篇盤

庚遷于般別名真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率籲眾感

出矢言籲和也率與眾憂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

不能胥匡以生祖乙此耿受於人也稽曰其如立則當卜考於龜以徙

日其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天命如此尚不常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我從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

常舊服正法度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收箴言無有規伏總小人之王命眾悉至于

庭眾羣臣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告汝以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連上之心古我先王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

播古文作諸

先王養承命正辭
今在位起信陰膚

若網無後上
若農無後康

中言從康之害

中言傲上之禍

章四中起信險
膚之說

告人所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

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

之說起信險偽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子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

惕子一人子若觀火我之欲從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

情如子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若網在綱

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

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女羣臣能退汝違叔

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女羣臣能退汝違叔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

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戎大昏強越於也

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言不欲從則是不

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乃敗禍茲究以自災

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從是為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從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從

於身無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

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

不相教從我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曷

是不若小民也責其不情告上而相恐動以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浮言不從恐沈沈溺於眾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彌其猶可撲滅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則惟汝眾
自作弗靖非子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遲任有

中庸濟人之故以見
羣臣之過而當免之
監侯國及教莊於
用罰以加在位然福
善福澤之公也非可
得而移者故自此至
篇末申明賞罰之
說

無从康
無傲上

總篇內康傲險浮
之戒以警之

中篇連徒之際
中篇之語喻民為
詳蓋連徒之際民
亦勞止或有再動
於浮言者

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遷任古賢言人貴舊

舊古我先王既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器貴新汝不徙是不

法之我豈敢動用非當之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

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茲子大享于先世選爾勞子不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

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非

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

射之有所率志必中之所率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成人之

孤幼受害是弱易之言是侮慢之不從則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子一

人之作猷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無有遠邇用

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

競為善之使勸慕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邦之不臧惟子

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凡爾眾其惟致告我

誠告洪眾自今至于後日冬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職事

居沒口勿淨言正齊其位以法度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

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乃話民之弗率

誕告用壹其有眾善言民不循教發咸造勿褻在

王庭造至也眾皆至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曰明

首明先王君民相
辨篇大意

先王遷都無傷民

今日之遷本其休民

民不休君極以冒謀

全我解民亦休先王
之意

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古罔不惟民之

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亦

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殷降大虐先王不

懷我辨家於天降大災則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辨

則用徙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厥攸作視民利用遷為視

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

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承故承汝使汝徙惟

以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順上命乃咸

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

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日若乘舟汝

弗濟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爾忱不屬惟

胥以沈不其或積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遠古苟不

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

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長久之

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尋我是一命汝敗言汝既不欲徙

尙曲予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也言

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眾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

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

君不辨民之罪

民不辨君之罪

高啓尚鬼故盤庚曰其罪尚以懲之

言君民相休之人以重明民不辨君之罪

世節言臣不辨君辨民之罪

勉其糾君

石經作比石經作禽

養一時在道之蔡

勉悠久空居之計

先人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宗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汝萬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民乃不生生暨子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先后丕降

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勿孫盤庚自謂比

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下同

道言無辭罰汝汝無能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汝共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是

之反父祖我先后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茲子有

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巨同位

其言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

父祖見汝貪而不忠故湯曰迪高后丕乃崇

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嗚呼今予告

汝不易九所言之皆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憂行之無相

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

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顛越不恭

暫遇茲充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勸育長也訓

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

無使易種於此新邑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建乃家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建乃家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下篇定運之後

諭民

降正德者謂消其
昏墊仍濁之疾杜
其驕奢淫侈之風

今是還非我學民
蓋天意將復我祖
德以治於我國家
而我及奉承之尔

賞大業也

諭旨

盤庚下第十一

尚書

孔氏傳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社之位。綏爰

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

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諭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

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之功，功多於前人之功。

美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

勞下去凶惡之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

立善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泉

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皆

定之極，徙以爲之，極無。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皆

不明已。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

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天將復

六百。湯德治理，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言我

於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當與

厚敬之臣奉承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冲童

謂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勤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賞。宏賞

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小用大。此用謀，不敢違，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皆隱哉。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予其懋簡相

爾念敬我衆，助汝念敬我衆，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

能謀安其居者，則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

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無總于貨，賢生生自

庸。無總皆實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求有一心，用布示民，必

亮陰

當作梁開天子居
喪之水也大夫居
倚廬於中門外
東廬下倚木為廬
諸侯加園障天子
又加梁楅

羣臣諫

高宗答

恭者其身以黨
者不言高宗等處

者想此道斷為如
何此高宗等處

待說

命說之言

一心以事君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
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

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
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傳巖之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
使攝政 說命而命之王宅憂亮陰

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
默三年不言

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
不言故羣臣

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知事則
為明智

明智則能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天下特令
百官仰法 王言惟

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稟受令
亦命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用臣下怪之
故作語類善

也我正四方恐德

不善故此不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天與我輔弼良

佐將代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
夢之

人刻其形象以四

方旁求之於民間說繁傳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
之界通過道所

經有閭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

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以所夢之形 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左右
為相使在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台德

言當納諫誨直
辭以輔我德 若金用汝作礪礪須礪以
成利器 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

被大水水
待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日雨霖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以
心以

以救早

視我心如服藥必順肢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必
必

視地足乃無害言

欲使為已視聽 惟既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
並官

孔子曰愚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患之勿固至行磨礪相濟滋養之要則則

心誠而無益若金蓋思有而未快有以爲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巨川蓋思而未施遠道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

若歲大旱蓋思未有得於心枯而望滋養之助自覺其渴而資其化也故文總以啓乃心以膝言之若樂之喻謂言不直則己之病疾不除若跣之喻謂知不顧則行必有不安皆用工之語非泛喻也

高宗皇帝
准在後周
惟不終亦
善內金三
夫國矣矣

從諫

中書傳說水德官
之命因陳立賢出
政之理

推原
此海為德天驗顯者
手其德乎德天之日

此言者政令刑賞之大
者必有與之者
者其宗宗矣
能者其其其於用
○德高言言俱有治
民之責惟本原在君
而操官亦不可不謹
故其轉官當一節
○故其即言德善惟
時為慮事審其其
而後言動必當其
時而中即有其善
則自滿而中不結無
其善則時至而動
不及其德亦不善之
動而過則惡也類
此言不善之謂也類
此言不善之謂也類
因及高宗之班

皆當倡率無不同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言臣正汲
君使循先王之道 踰成湯之繼以安天下 嗚呼 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其是
職使 說復于王曰 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 言木命修其
直君以 諫明 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 君能受諫則臣不待 疇敢 以繩
不祇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此諱敢不敬順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

乃進于王曰 嗚呼 明王奉若

天道 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

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

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 惟天聰明 惟

聖時憲 惟臣欽若 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

治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 甲冑兜鍪也言不 惟衣裳

在笥 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 王惟戒兹

允兹克明 乃罔不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 惟治亂在

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 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 不加私昵

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 言非賢 慮善以動 動惟厥時 非

非時不 有其實 喪厥厥善 矜其能 喪厥厥功 雖天子亦必 惟事事

可動 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 一事 無啓寵納侮 開寵非其

道無恥 過作非 取過謏而文 惟厥攸居 政事惟醇 其

之 居行皆如所言 則黷于祭祀 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 事

王之政事 醇粹

大百四十

尚五

八

知七

說言自他人觀之者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知而后可行 知為先 高宗之已得
知易而行難 行為重 傳說之責難

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

之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言美也美其所乃不良于

言子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也易行之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艱惟說不言有厥咎王

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

民之艱苦故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自河祖亳暨厥終罔顯今其終故遂無

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若作酒醴爾惟

麴酒醴須麴藥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

以和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

能行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三者求多聞以立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古訓有獲古言察言察其心

惟學惟學惟學惟學惟學惟學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惟教

下篇傳說者蓋
之命故陳為全方
甘盤高宗初相也
其後沒政遂行相
求之年老采也

數學之道者擇子
中後過不及則學術
自是偏失文修者
適中之謂也

多聞建事 徒行
考述以觀其用
古訓有獲 古言
察言察其心

惟學 惟學
惟學 惟學
惟教 惟教
惟教 惟教

數學半此高宗精學之意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功得諸甘盤之而學但於講明格致之功尚欠耳此學
之半也傳說念已勉之多聞古訓講明格致至於道積厥躬可謂盛矣若於曰學思之功終始接續
而而思主於所學即思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有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此德之修所以同贊
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故證諸先王体用全備而無不符合也

伊尹之書存者五篇傳說三篇伊尹為太甲言故其書明白傳說為高宗言故其書深密伊尹之書讀者猶易見傳說之言非用上深者未易見也一德之書伊尹之德筆太甲進德至是已高故其書亦未易看

乃風下有治化
惟聖上致君德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伊尹伊尹先聖惟聖

龍志學說亦用龍啟承王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

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趙正長也言先王長官之

乃曰子弗克禛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

取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

伊尹見一夫不得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

其所則以為已罪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賢君須賢治賢須君食

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

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聽之異雉鳴

祖已訓諸

王賢臣也以王訓道諫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也

祖已曰惟

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禮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乃訓于王曰惟天

監下民典厥義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致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格王

正事

謂高宗名臣不聞祖已乃訓于王也苦為君者序去讓惟史記謂此書作於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彤 古文作此釋也

商書

孔氏傳

受鄰朝歌人衛州黎合濠州黎故校術亦有黎陽則戰黎之師於受鄰已迫
吳老謂是武王伐受時蓋以祖伊誨氣為甚迫也然亦當是觀兵之時歟

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當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殷始咎周

咎惡

周人棄黎

棄黎也所見惡

祖伊恐

祖已後賢臣

奔

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

作西伯戡黎

戡亦勝也

西伯戡

黎勝也

西伯武也武王廢商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得之固西伯也故五終大紀曰武公陳少南詳李龍宿謂成王曰說文至矣之矣

黎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

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言紂化為周

格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卦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

知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

過戲急用自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虔天性不迪率

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

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行不踰循常法言多罪

今

民棄殷

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亘王者何以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王曰嗚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

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云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

汝汝能責命于天

天拒天誅乎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亡拍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

率

摯

至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

父師少師

告二師而去紂

微子

內國名子爵為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

紂距諫去其必死

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紂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

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受不悛

天棄殷

祖伊奔告本為戡黎然其言在於警受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作誥固諱目矚然其言在於受受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往則觀殷人之辨而周之德可知矣

首章論受之必亡

次章言己之欲去

欲去全不用謀欲去
遂言情不能已而三
當有救亡之策

箕子卷

答况龜敗德之語

答小大章上鷄之語

答小民敵讎非語

箕子自處之計

高其法於伏魔耶我
當起任其責高其
遂亡非我無臣異
國之理

末章勉微子之去

我祖底遂陳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
東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

敗厥德于下

我紂也沈酒
敗亂湯德於後世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藪克

草野竊盜又為
藪究於內外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
有辜罪無乘常得中者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起一方共為敵
讎言不和多

殷遂喪越至于今

於今遂喪亡於是至
無涯際無所依就

曰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初三發疾生
狂在家耄亂故欲

遜出於荒
野言愁悶

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

父師若曰王子

天毒降災荒

比于不見明心同省文微
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乃罔畏畏咈

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
耆老之長致生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今

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益
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
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使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
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
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義我二人無所為
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

先王 獻連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

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那後者
子今各不出逃難我那家宗廟乃墮墜無主

自靖人自獻于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先王

言將與紂俱死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

明君子之道出
麴默語非一途

尚書卷第五



自靖謂各行其分之階宜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
人各行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持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義
蓋不可使受有殺先之名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持宗社之計若我則
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願行邈是亦將以死揀也詳此詞意則箕子比
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尔該者遂謂箕子有

卷五

十一

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
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必以箕子意同故不復有異辭
耳

微子之去遜于蒼野而已田傳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尚書卷第六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上皆舊諸侯因及御
事庶士

小序年与敎文不商
日序中爲則可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

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約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

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泰誓大會以普衆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又諸戎伙此周之孟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

我御事庶士明聽誓言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攝大君尊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君而爲衆民父母今商王

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

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榭有木

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無罪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

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天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乃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惟其

受終不悛

又王未伐武王未遭伐

天命周伐受

受失爲君之道

首明爲君之道

天命爲君伐受之責不可違

受罪浮桀

謂指力行安度之禍原

天命伐受

天意見於夢卜或當必克不覺其衆

天意見於人心百姓貴望不可不往

應上支桀湯之證

哲言臨事而懼言必克又思其怨

吊民 定功

下篇自誓其師

商受惡類之彰

類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好善則而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類非不相入恩惡各有報禍福與亡各以類應之彰彰乎其不雜也

罪浮于桀浮過剥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

紂紂又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同率言必諫之天其以

罪過於桀當我治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

子又民當我治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人也雖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人也雖

多而執心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少而心德同雖有

用德不同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華多天視自我民視天

無惡于民民之有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

過在我教不至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下湯黜其

如疆伐之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

惡之道張設也於湯又有光明非敵助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艾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周書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

衆士百夫長已上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惟明言王所宜法則今商王受押侮五常荒怠弗敬輕押

之教侮慢不行大為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斷朝

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

之教侮慢不行大為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斷朝

之教侮慢不行大為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斷朝

行悔孟常之事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此篇專言周即故
曰登乃解其縛專
曰有善哉其縛嚴

与中二章不同

文王善類之章

善惡勝負類
應必然武王不
恃此而忘自責

此篇列陣將戰之
時通誓之

小序教旨与經
不同

酷虐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之甚也姦邪之人反專信回邪也弇棄典刑囚放正士不顧其子正

諫而以安者反放退之為囚放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結

廢至尊之敬營甲襲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也天

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士之誅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罰改

勸勉不怠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迷古言以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

紂明不可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肆子

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爾眾士其

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功多有厚

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彼周惟我有

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予克受非予武惟

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盡罪於受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乘全載虎賁

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戰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至牧地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明早旦也王朝至于商郊

而誓衆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矣亥王左杖黃鉞右秉白

牧野乃誓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

太誓上以誓諸侯為主中誓諸侯之師其詞止於尚禍永靖定勿末世下篇自誓其眾士始有不迪
是戮之戒從誓則尚禍之誓臨戰之時一人不戒易以敗事故均誓戒之不勉有戮不可以貴
戰異法也

列陣

誓 誓受都靈
其罪惟言其家
事及商邑

史記作辱秦其國
家道其主父發弟

不輕進以亂陣

不多殺以亂陣

勿迎擊未降之人
以勞尔而士之士

旗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鐵以黃金飾斧左手執鐵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旗示有事於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為友言御事志同滅討

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亞旅師氏亞旅放衆也

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及庸蜀羌鬻微衆也衆

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稱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戰于捕也王曰古人有言

曰牝雞無晨言無晨為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已惑射之昏棄

厥肆祀弗吝昏亂肆陳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言射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

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茲究於都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放進一心夫子

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之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

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勗哉夫子尚相相武貌如虎如貔如熊

如罷于商郊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勗哉夫子爾所弗勗

其于爾躬有戮歸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周書傳下接惟亦有神

我念周下接前虛商之罪一旬

萬姓愧服下接前激四月我生明

以遏亂略言誅紂以紮天意以絕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天成命冕服來章曰華大國曰夏又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肆子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澤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大明我周王為之除害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惟爾有神

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尤為神羞厚 既戍

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兩止畢陳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臣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衆服周仁政死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其之言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三有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及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用釋箕子商元王善政

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反紂政囚囚徒隸封益其主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去其閭巷以禮賢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大賚賚于

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積救之闕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列爵惟五即重而

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建官惟賢立官

惟事惟能居位理事 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帝之教 惟食喪祭

崇德報功使天下厚行信顯中義

有德尊以爵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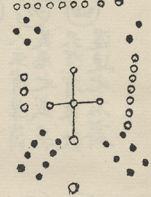




尚書

四

洛書



馬二敬用五事七明用稽疑六又用三德
則九嚮用五福
洛九厥用六極
書四協用五紀三農用八政八念用庶徵

尚書卷第七

洪範第六

古文鴻范

周書

孔氏傳

初大禹治水至洛得神筮背負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二四為肩六為左心為腹其後帝定命禹則面為書背為洪範九疇其綱目時大禹之經其表明者乃筮字之傳皆顯有鏡問



次第九次不載
經父借發弟應數
之亦朱子以初九
三等字自為讀然
皇極居五前四極
皇所以建天下之極
後四極是極所以
著天下之則次
第亦載合陰陽
術數家皆用之

五行造化之大用而
獨言其味者以切
於民用言也

九疇

- (一) 本於事者有得失
- (二) 稽於古者有吉凶
- (三) 實有中五則柔善惡
- (四) 天運有象數
- (五) 皇極
- (六) 天氣有陰陽生克感衰
- (七) 稽於古者有吉凶
- (八) 實有中五則柔善惡
- (九) 人生有厚薄
- (十) 美惡之或異
- (十一) 天運有象數
- (十二) 遲速之不齊
- (十三) 施於政者有是非
- (十四) 感於天者有休咎
- (十五) 文憲王子曰河
- (十六) 洛書相表裏
- (十七) 故一二三二
- (十八) 八四九皆盛位
- (十九) 於是九疇之氣
- (二十) 相於而應

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言我不知天所定下民是助合其我不知其彛倫攸叙以定民之常道問何由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叙界與戮敗也天動怒絲不與天戮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絲則殛死禹乃嗣興與

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于堯舜之道禹禹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類類一章九類類一以五行為始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次六曰又用三德治民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威用六極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

所第 一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皆其 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木曰曲直 金曰從

生數 水可以揉曲直 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潤下作土

革 金可以改更

皇極 標準 六極 六窮 同義 或曰 六極 當作 極

五福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皆係於天而人之所可免者惟好德而已又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王載五道五路即皇極所以為教之湯平五直即皇極所以為休反漢五文以贊詠形容之亦魚括民之協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體改於此可見

人之好正者亦必先有以養之

皇極經文 傳子陵乃言約語與章前後書文不同王文憲是之上接皇建育極之下為皇極經文

箕子傳文

邦其昌其所能行為之士使進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其

之入既當以器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無偏無跛

無有作惡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無偏無黨

道蕩蕩言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中而行之

則天下皆歸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曰者

義言以大中矣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

天子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言天子布德惠之

是為天下所歸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二曰剛克立事

三曰柔克和柔能治平康正直世平安用彊弗友剛克

友順也世彊禦不變友柔克變和也世和順沈潛剛克沈

謂地雖柔亦有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

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惑在位

平則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善曰筮考正疑

五事本然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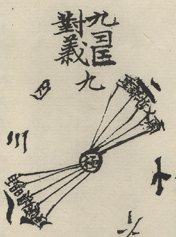
九福極有厚薄

五紀天運之常經

經文對舉一福

文憲王子推對

義三縱一衡



對義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震 今文作濟 亨作滄 巽作團 悔 說文作劓卦之不爻者以內為貞外 為劓爻者以本卦為貞之卦為劓

非有定卦卦有定 自有爻動爻差而 天下之至愛爭焉 善上茲者必自其 差感而推衍之

盡人謀然後以下 筮決之

筮筮常與人謀相 參古人以筮先筮 蓋筮先一成應 時日推運之頃更 筮致有筮筮長 之說狀意則得信 時下若易則惟忠

戒之事應否則有 不為小人謀故 曰父周乳以未惟 可為割人謀能 可否若氣數推終 則惟筮筮之致 遭于人與人計於 未可為也

皇極居中入臣遠 相為休用此以事 庶幾之感應善事 一陽以示例餘可 類推

建立乃命卜筮建立其人曰兩曰霽龜兆形有似兩曰蒙

之陰命以其職曰克兆相交錯五者曰貞曰悔內卦曰貞

凡七卜筮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勞周卜筮各

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汝則從龜從

筮從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眾故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民與上異心亦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龜筮共違于

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安以守常則入庶徵曰兩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兩以釋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

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言五者備至各以次

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曰休

徵敘美行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曰文時暘若君行政

賜順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曰

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曰咎徵敘惡行曰狂怕雨若君

兩順之狂妄則常曰懼怕暘若常暘順之曰豫怕燠若君行遠

古者下有分非棟每自當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官則奇可知矣做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為福者人生而惡弱事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福之大者若使忠昏庸而好非德與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居而無教極以荒亡戕賊近於禽獸何足以為福哉所以好德接壽富康寧之後五福之好德六備五行之土五事之思而乃居四者以考終命為人生之終事故易居五而好德居四所以終壽富康寧而以其考終者也

五紀傳文

東坡蘇氏

緩順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曰蒙恒風若君行蒙則曰王

張氏石林葉氏容齋洪氏皆曰此輩

省惟歲羣吏如歲兼所總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筆師尹

當為五紀之傳。歲月星之度具

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歲月日時無易各順百穀用

于曆數算子推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曆之本

成又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賢臣顯用

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百穀用不成又

國家平寧

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

好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法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經於其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九五

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病疾四曰攸

好德

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

二曰疾常抱三曰憂多所

四曰貧

五曰惡醜六曰弱危武王既勝殷邦諸

侯班宗彝

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陳戎旅獒

惟克商遂

通道于九夷八蠻言非一皆通道

服

西旅底貢厥獒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太保乃作旅

獒

用訓于主陳貢獒之義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下

謹德一篇之要

貢物之制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下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下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下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下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下

易以益反朱子作換易之易謂但不足為物之輕重惟德足以為物之重

受貢所以示諸侯

玩人 和侮 癡癡

玩物 後耳目

推玩人以及玩物因玩物放縱恣意因志而言志志道因道寧而及知言之放語出偶而意相生也

及其玩物

及其玩人 上文而推玩人之失以仿其原此段因實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

不終謹德之意言益切密

此篇敘事意多隱險程子疑其間不可盡信

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王乃昭德之致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後

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

王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王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德盛不狎侮

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狎侮人心盡其心矣

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言不以聲色自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德

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

生不畜以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珍寶惟賢則邇人安賢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

遠人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輒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

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具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

乃卅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卅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况非聖人可以無識乎其不免於過

則亦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兼義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焉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金滕第八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金滕

此篇除祝詞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誤

周禮占人下筮終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注謂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札神之辭帛而含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占書之常器終事納冊亦周礼人之常戰世俗謂周公始為此匱納冊以為他日自驗之地其說陋矣

遂以所藏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

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曰乃自以為功周公乃為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公乃自以為功周公乃為

車為三壇同墀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墀築土墀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為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對三王立壇上植璧秉珪乃告太

王王季文王辭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費浩謂祝辭史乃冊祝

曰惟爾元孫其遘厲虐疾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其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

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丕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謂代聖人故臣子之心以垂世殺予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

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

方故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武王

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知吉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

爾不許我我乃舛辭與珪不許謂不愈也舛藏也言不得事神乃卜三龜

一習言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光既同吉開籥見

占光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小子新受三王之

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

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

自以為功謂獨以為己事也

責朱子云如責其責侍子之責

周公道切之意言不暇文

周公卒而歸也納
冊於庫
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
年有疾乃瘞十九年
出勞
後救自武王瘞後救
後後金縢後救

周公避所以告三
者以武王病朝事不
可無托也所以周公居
外而朝廷無事故王
魚疑而外不敢謂公
以有公在也
鷓鴣之詩蓋指武王
既誘管蔡必至室
叔善居過災有餘啓
金縢之圖取書以下
因得卜文昔日所納

周公之母

新蔡書當作親
詩箋云成王時得
金縢之書親迎周
公

大木所偃謂所仆
檀檀次舍民居

我之弗辟
朱子初從注說作致辟
然齊避河南焉陽城自當如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之在管蔡故曰罪人斯得
凡君辟刑辟字皆作侯獨此辟字作辟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辟諸聲從之從并皆屏避之意

侯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納冊于金

勝之匱中王翼日乃瘞
從壇歸翼明瘞差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

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

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
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既告二公遂東征之
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曰鷓鴣

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
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

欲讓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
二年秋也蒙何風若
而未敢

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雷以威之故有風雷
王與大

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
皮弁質服
乃得周公所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
所藏請命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

百執事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

敢言
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
本欲敬卜吉凶今
昔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

知言
言已切童不知故止之
天意可知故止之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公以成

起
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

而築之歲則大熟
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

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

而築之歲則大熟
本有偃按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

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

而築之歲則大熟
本有偃按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

初武王入殷受已昏飲遂命其子武庚後商祀而使管仲蔡叔霍叔監之及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秉政武庚陰有窺飲之意三叔為其所誘流言以撼周公公居東其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遂及武庚以叛蓋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而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眾大誥之書專言黜殷而不言三叔實以武庚孽孽甚熾後亦不忍言三叔之事也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獸古本作魯前後同周書道語多曰獸

已周書銜辭多曰已

首敘事變之來

測天意
讎言幼愚未能上

但是不可不為益
前烈
用室龜於紹天明

迷命龜之辭

卜吉決上文未能格
知天命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奉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大誥陳大道以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道不至故天

延洪惟我幼冲人凶害延大惟累我幼冲人

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

惟小子若涉淵水安人且猶不能見其惟往求朕攸濟已子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語更端也四國作大

威知我國有疵言初後小腆黜之祿父天降

鄙我周邦祿父言我躬宿愆或東國人之今蠢今翼日民

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朕卜并吉大者有事也

弗弔
不辜

下敷
字衍

以言卜告邦君御事

以之東征
述邦君御事之言
艱大
述考異之言
連下

已前皆象述之語
此卷艱大之言

正望邦君御事相
勉

此卷遠大之言

武王承天以下今日
亦以下承天

重釋艱大之語同

天意

民心所欲言天非
謀之有可信之者
之我民尔

又升吉所
以爲美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國諸侯及於王
臣用改衆國性伐勞
曰子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子伐勞通播

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侯教化之過自責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敬成周室若謂今四國不可
肆子冲人水患艱曰嗚呼允蠶鯨

寡哀哉
勳天下使無憂無天者受其主可哀哉子造天役遺大投

艱手朕身
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天
越子冲人不印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乃欲施義於彼衆國君目上下至御

治事
綏子白無恙子恤不可不爲寧考圖功

武王憂不可不成改寧
祖聖考文
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不敢廢天命言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

克綏受茲命
言天美文王興周考以文王惟卜用
今天其

拒民矧亦惟卜用
人獻十夫是天助民况亦用
嗚呼天

明畏彌我不丕基
欵天之明德可不畏輔成我大
王曰爾

惟舊爾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持命父老
王故事若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

若彼之勤勞故目所親見故之天明
天閱茲我成功

所子不敢不極卒靈主圖事
闕惟也言天惟然分我周家
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

文五所講之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講
事謂致太平
故大化天下道我友

國諸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
爲天所輔其成哉民矣子曷

考翼
事之老
宿立人
故也

民心所惡

堂播齋書之言身

伐較之齋者謂君御
事民養謂厲

大謂周家開國初

時由極其時亂臣大
能通知天命於難事
之中其時非君御事
不敢違上所制今此
作難之人近相攻於
殺字亦乃不知天命
之不變易乎

終釋遺卜之語

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

惟用勤忘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予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文王所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王曰

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

若考作室既厓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治政也父

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厥父萬厥子乃弗肯播

矧肯獲又以農喻其父已苗耕其田其厥考翼其肯曰

予有後弗棄基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天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若兄

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若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王曰嗚呼肆

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數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奕邦由

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初也夫近相伐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

命之不易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服若稽天子曷敢不終

朕畝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殺惡主亦猶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文王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率寧人有拍疆土矧今卜并吉王所

於從言必從也

王所

武王弟自周公外惟康叔為賢武王克殷分其故都以東封康叔為諸侯之長此篇其命書也其後三監武庚叛成王周公征之遷其民以其故地遷民益封康叔為史記云康叔後扞柝以之亂漢書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小序以此為成王善善篇首錯簡誤之亦自胡氏大紀始繫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祭氏謂當在大誥金縢之前

尚書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封康叔之書小序誤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殍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

侯周公懲其數叛命康叔之誥康叔為衛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切內國名叔封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于東國洛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

中四方之民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大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十五百里男服去

命大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

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王文王能顯用不敢侮齔寡庸庸

祗祗威威顯民意恤窮民不慢齔夫寡婦用可用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二邦以修於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

邦皆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惟是怙特文

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

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六朝大受其越厥邦厥民惟時

敘於其國於其民惟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故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

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

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民

此叙蔡氏謂洛誥之錯簡朱子從之按此叙治諸亦未協當是梓材之叙詳辭于梓材已誥之首

明德謹罰

蔡云篇大意

此章推原文王德業以致克殷而有天下實兄武王自謂也辭朱子云忽遂之意言康州忽遂有此東土也

明德

此章敘康州本之家
學泰之國俗之舊又
別求之古先所以廣其
性天動有餘用保又知
訓康又更互成文皆謂
治仁耳

天威可畏以其命匪可
信民情可見以其小人
難保

怨豈在明不見是苗德不
在大也與其寤怨孰者更
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惡
人所不及惡他人所不能
勉則小大之怨俱免矣

謹罰

有敘謂為政自有次第
必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
勅勉於和而謂大畏民志
也以去疾之心去惡則民皆
自棄其咎所謂無請而
後非諸人也以愛赤子之
心愛民則惟民其康之所
謂心誠求之者也

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 往敷求于殷先哲至用保乂民

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 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 智王之道用安治民 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或人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 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 大干天為順德則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 身敬哉 恫瘝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 天畏棗忱民情 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天畏棗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 情大可見以其輔誠人 往盡乃心無 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好逸豫覽身其乃治民 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不在大起於小不 怨不可為故當使不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 順者順不勉者勉

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 亦惟助王宅天命 王道上下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衆

作新民 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 王曰嗚呼封敬明 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乃罰 勳而勅之凡行刑罰汝 人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 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 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 可殺 女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長人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 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

乃大明服 數政教有敘是乃 惟民其勅懋和 民既服化乃 治理大明則民服

為若有疾惟民其畢棄瘳 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 若 理則惟民其盡棄惡瘳善

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 非汝封乂 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刑人殺人 言得刑 無或刑人殺人 無以得刑殺人而 有妾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乂

殺罪人 殺罪人 無或刑人殺人 無以得刑殺人而 有妾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乂

外事獄之未成未達于康州者以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已達于康州者以則康叔事也事在有司但當示之準的法其例格事在康州則一成而不可變故許審久之後銜焉

臬說文準的

曰劓，劓人，劓者亦言所得行，無或劓人，所以舉輕以

之，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殺，殺有倫，言外事汝當

布陳是法司收其衆及此般，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王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應

念重刑之至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殺，臬陳是法事

之，言必反覆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汝汝封，義宜也

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汝汝封，用舊法

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

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已汝惟小子，未其

事，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

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

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

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人于化，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

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

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

字厥子，乃疾厥子，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兄亦不念鞠子

哀天不友于弟，哀天不篤友于弟，是不恭，于弟弗念天顯

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天惟與我民

尋彝大泯亂，天與我民，王常使父義母慈，兄弟弟，曰乃其速由

次迂就之意
荀子作即

刑殺非吾本心，時民自作
罪惡為人心所同惡，亦然
民之罪有大於此者，凡不
孝不慈不友不恭者是

字古文作字

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
辱伐者凡為臣而不忠
者具
夏說我哉也辱伐之義

君長之罪勉廉

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
不孝恭其大又在責
臣之不忠君長者臣之
表故責臣之不忠則為
君長者又不可不自責
而盡其道也

武王自責之意

前責之民因責之臣
責之臣因責之權州
此二章武王文及之身
而自責焉篇中一節上
上一節

蔡云此下勉其不用罰
而用德

夏矧惟外庶子訓人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况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

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將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

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

引惡惟朕敷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

我亦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惡汝已

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

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為人君長而不能洽其家人

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

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汝用乃裕

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實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毅

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我是其惟毅先智王之德用治民為求矧今民

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

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今惟民不靜未

矣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爽惟天

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

厥罪無在太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雖小邑不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

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蔽時忱不則敏德

求配也對也如詩好求之求

洪範篇武王書于康誥
明天命于妹邦
令康叔明天命化高

述文王教西土之大命

諸侯 群臣

教小子及庶國

又使民自教字

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信則入任焉敏則有功
變汝心顧省汝德無令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
過則絕亡汝罪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

以民安則不絕二汝故當念天命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不聽先王道德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則汝乃以殷民世享國福流後世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王若曰明天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乃穆考文王肇

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厥誥恣庶邦庶土
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勤之

惟祭祀而用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此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
言德亦無非以酒為亂行天下威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

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士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
彝酒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

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羞為惟君謂焉羞于老与羞于君所也按儀礼君燕其臣凡羞于君者皆也此謂惟養老与燕于公所則可飲酒饋祀礼畢則可飲酒也書中應舉之辭曰惟上文惟曰下文畏相惟御事焉貢羽毛惟文武成重民五教惟食衰祭皆是訓與

尹教妹夫之命

教妹夫之民謂妹夫之民經此以及乎是事於種藝之事多服乘逐費以養父母喜慶則用酒

教妹夫之臣

此諾康叔

某組非徒康叔述文三而之教以教林林故與章又德言明證之謂我西王非已往遠事也其第君御事于王嘗用文王教不勝于酒

此迷高先王不飲之俗

高先王不飲之俗

我聞惟君云謂汝湯是上天之明命莫小民之難保恒德於己而秉格以用人垂統如茲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廢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畏敬相臣与御事之人然匪外為恭也實不敢自暇逸况敢崇飲乎此章皆言高先王為君之事越在内外服始言諸臣養說惟御事以下為言臣事者非也惟訓与解見上文○君不教飲臣不惟不飲而不暇飲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仕當後

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肇牽車牛遠服費用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遠行買費用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庶士有正越自製尊致用酒養也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庶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貪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君義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王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茲乃允惟王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茲亦惟天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

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

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志在王家

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王曰封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謂湯蹈道畏於古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畏於古

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惟御事惟御事厥禁有惟御事

恭不敢自暇自逸惟勢極治事之臣不敢為其輔佐畏相之君矧惟勢極治事之臣不敢為其輔佐畏相之君

曰其敢崇飲崇飲也自暇自逸猶不敢越在外服侯甸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越在內服甸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

我聞惟君云謂汝湯是上天之明命莫小民之難保恒德於己而秉格以用人垂統如茲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

廢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畏敬相臣与御事之人然匪外為恭也實不敢自暇逸况敢崇飲乎此章皆

言高先王為君之事越在内外服始言諸臣養說惟御事以下為言臣事者非也惟訓与解見上文○君

迷商後王飲酒之禍及昏昏鼻飲之事

弗惟明德馨香之登聞証惟怨氣沉瀉之腥聞

商亡

以商為監

以下勉康州諸商之遺臣諸侯達官之長及康州之臣國之三卿以及康州之身皆當剛衛于酒

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

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鄉人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無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我聞亦

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糾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誕惟厥

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大厚其

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大厚其

於酒晝夜不念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約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幸在

自息乃過差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約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幸在

商邑越殷國滅無懼約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

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約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行淫虐惟為民所怨也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糾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七天故天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惟我不此多誥汝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

我親行之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

于時今惟躬糾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子惟曰汝劼於厥獻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

男衛之國當慎接之况太史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內史掌國典法所尊友乎

服采於善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時圻父薄違農

僕向勇衛殿畿內外四品諸侯也康封蓋侯實使長之固當勤勞之也受為濫竊諸侯群臣有威風故康故治股
而專以酒為語然名為獻臣者則固賢矣亦在諸器之數何也若伯移察或不免如而晉謂談風流雖諸名膠不
能免者况然飲之者乎大夫皆所易流是以不但諸器獻臣且併康封之臣以康封之身亦有則制之
戒管蔡唯不能謹遂為武庚所醉幸隔於思豈不甚可畏也

禁殿臣之飲

禁殿臣之飲

不臣之酒酒則民
皆酒酒矣

此篇周公營洛道甚德
速以論諸侯之毒甚矣
誤宜氣詰謂美大語
治者以前有大謬名
梓材大傳今文當周
首他作君通上之禮及
為邦君翰卿大夫之語

又雅君率九齊其民

宵罪疾

述聖賢聖書我虛雷

傳曷王合諸侯城成周為東都諸侯之禮君行師徒師者師之長三卿是也卿行旅從尹旅者旅之長卿面
也古者有大共作則司徒帥徒原司空掌五疆司馬以軍法治之簡屬殺不欲以軍法治也殺完其所迷應之及
為公家事傷人者歸入于罪歸今既服於大侯皆赦為良民孤寡之子在使者與春寒臣妾者皆優恤之

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瞻大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
之勿令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家蹈惡

乃事時同于殺汝乃忽忽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王曰

封汝典聽朕恣汝當常聽念我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使

梓材第十三

惟言我念厥庶民
周書

孔氏傳

梓材告康版以為政之王曰封以厥庶民既臯厥臣達大

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

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之肆往茲究

殺入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也當詳察茲究之人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以敬勞之

惟三月我生
東國治四方
大和會衛
見字于周
公感動乃
大語治

也勿使汝王民之吏酒
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民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

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之肆往茲究

殺入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也當詳察茲究之人

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孔安國古文作或王語康利之書王介甫云夫老朱子蔡氏皆疑言不先斷自三月則足以
洛語蔡氏斷今主權以平臣告君之辭今按此書即康語之叙前謂惟三月幸乃浩浩語治者即召語之叙所謂周公書合
伏周舅邦伯有也本自多子篇同列今觀於召語之前又誤置於康語酒語之後故其序誤究康語之自而首句又誤行酒語
之尾而對也且新氏既以康語之叙為洛語之叙而夫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語之文朱子皆嘗是之則是前儒之意
皆以為魯洛之書失今以康語之叙為洛語之叙則前篇即周公成勤之事後半篇即浩大語治之文無庸辨
三節則魯東都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迷民一節乃慈殷迂洛密述王室之化似復古書之曰云

世系表

述聖教君存於養信

自吾輩監國收解
前是周公居勤
後是浩大語治

必治之議
總述末必太平

述之言為庶邦朝貢
自惟後既字多

下文述王善是危
計

若為監水條民

叙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作矜寡

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術治事者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茲監罔收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惟曰

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為厥疆畷若農夫之考曰

其塗暨茨如人為室家已勸化垣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如梓材為器已勞力機治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成言文武已勤用

明德懷遠為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

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方方右式典集庶邦不享

王肆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澤先

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愚王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挽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

則我周家惟欲使至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

於萬年承奉王室世長居國以安民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相所居而作召誥召誥召公以成王語惟二

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

召公至洛

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

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朏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相宅相宅太保三公官名王則召公於越

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

庶殷攻位于洛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

于洛位成之明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越

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右稷配故二牛右稷於天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杜于新邑牛一羊一豕告立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邦伯諸侯皆會故周公乃肅

厥以賦功勳後書命衆殷侯甸男服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

其已命作言勳事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

公卿並觀於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誥告庶殷越

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嗚呼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命言紂維為天子大國猶之命命言紂維為天子大國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所以戒成王惟

嗚呼曷其柰何弗敬何其本何不真愛天

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柰何弗敬何其本何不真愛天

周公至洛

用書命庶殷即多士之書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王看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其敘述出于康誥所謂惟三月初基云云乃浩次誥治者其書即梓材之篇

誥周至洛以王命命庶殷殷諸侯各公將陳戒于王亦因公以達此箇本於自治

一篇大意

休敬

監殷之休

監殷之恤

敬德天象民而眷周其命方懋王當疾敬德以保之

監三代之休之恤

敬德之事

宅洛今日之休

化商今日之恤

既遐終大邦躬之命。兹躬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躬命此躬多

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放故。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越厥後王後民兹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

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

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但厥亡出執。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嗚呼天亦哀

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王其

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仁以為法戒之天迪從

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躬。大復觀天迪格保面稽云若。

之今是桀棄禹之。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今冲子嗣則無

遺壽考。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冲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

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晏。王為

於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為先聖恪也又當顧畏。王來紹上帝。

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仕之。為先聖恪也又當顧畏。王來紹上帝。

於下民措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王來紹上帝。

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且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

其自時中义。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王先服躬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躬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

敬德

監三代之休恤

我不敢測知其存三

之故惟不敢德而以

隆命

今王繼三代之受天命當

絕其所以有功者不可

絕其所以亡也

其知字相應謂天其命

休耶否耶不可知我所知

者宅洛之初惟疾敬德

以德保天而已

此下戒之勉之要在敬

民

此書張王意所以有

上下勤恤之語

和勸乃節性惟日其邁和比勞周之臣時錄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我不可不監于有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知曰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祭不講長文惟以不敬其德

故乃早墜失其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言夏

王命亦王所知我不知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言夏

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蓋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三所知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其德亦三所知今王

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其夏殷也繼受其嗣若功王命亦惟當以此

願願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

在其初生為政初生君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今天其命哲而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

並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知今我初服宅新

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肆惟王其疾敬德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

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非言勿用小民過用非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畏敬絕刑

戒戒以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小

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刑於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其惟王居位乃惟用刑於式勿替有

殷歷年言當君曰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欲王以

願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

宋章疏王之辭

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拜手稽首曰：子小臣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至地盡

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

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臣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受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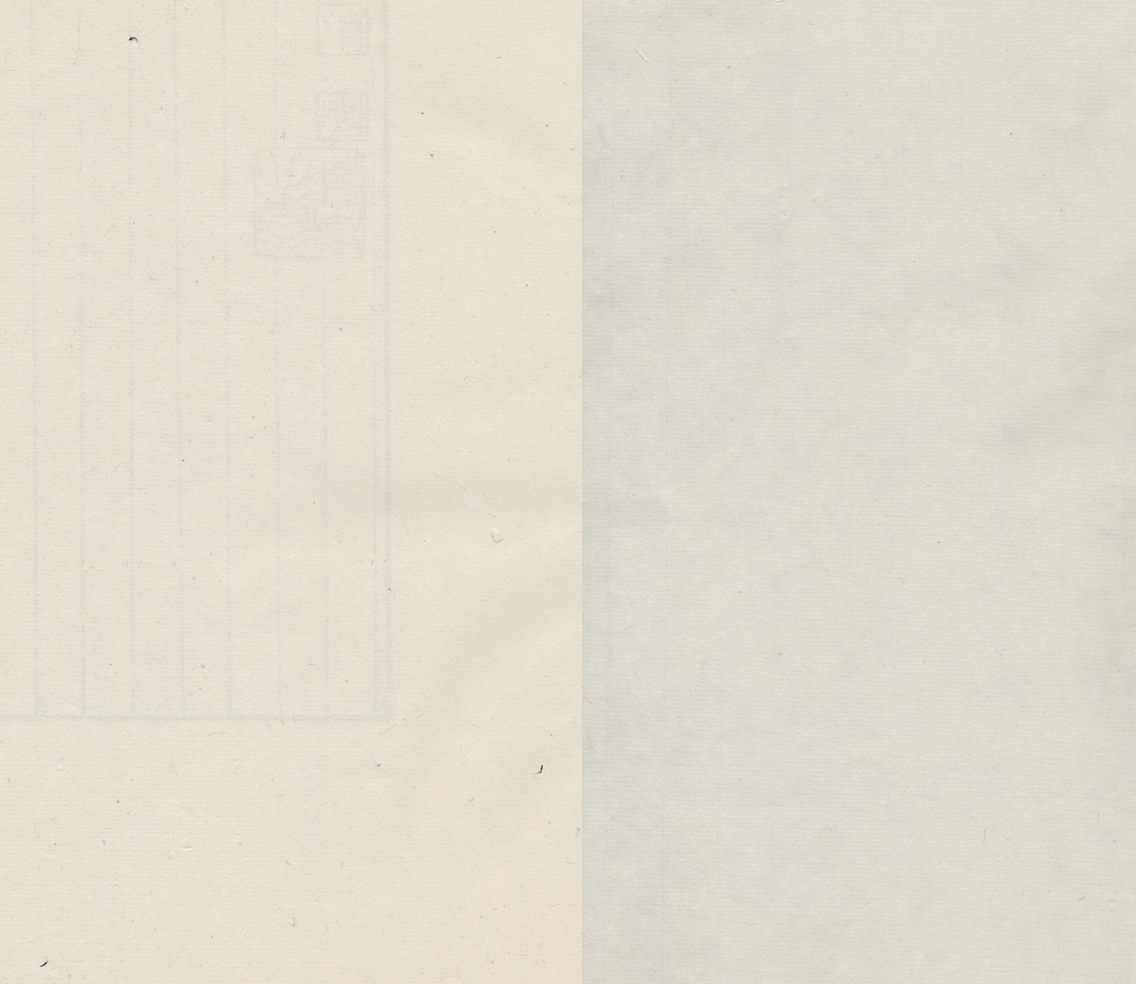
王命則王終有天臣下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

命天永

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







尚書

五

尚書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召公先相宅卜

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誣也言王往日勿少

予乃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

我卜河朝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

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不吉又卜澗澗之間南近洛

灋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今洛陽也辨定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

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

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公其以子萬

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

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曰王肇稱躬禮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新邑言次秩下在禮丈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佯從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色曰當記人之功尊

首章周公至洛佯來告命也

舊不黎卜澗東澗水為下都按召公成王至洛卜定則王城已下得卜經登前卜之言後七日周公至達觀新邑營不厥又故卜也蓋者召公去城周公卜都皆惟洛食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也

成王咨謝周公之辭

周公敏政王以迄洛之事朱古自以迄洛不可曉蓋不知何時

御群臣

召諸洛諸相為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魯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凌而歸之辭有周公為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辭在來先後之叙益其日月必其在釁年之文故其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必有缺文錯簡皆伏生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為定以此致誤

蔽以明也火始燄其所以彰灼者次第不可過也人主以小明自用則機熟而日熾矣

子齊自仔從王于周典禮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是尋語當是周公率百官迎王於周以往洛之詳

明謂大之也
後漢書引此作其躬其
躬又作慎其往

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新即改其當盡自孺子其朋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教衆官躬化之大天命親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

明作振動帝有恩厚
寬大之意

其朋黨戒無若火始燄燄厥收灼敘弗其絕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厥若彞及撫事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彞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往新邑仔嚮

明作振動帝有恩厚
寬大之意

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已當使臣下各之德則汝長有勳譽之辭於後世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土謂之享言汝為王

御諸侯

奉土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惟不役志于享凡民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慢不可治理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彞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彞而行之聽朕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篤敘乃正父罔

施教化

非輔
下同

不若子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彞而行之聽朕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篤敘乃正父罔

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居新

明保子冲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稱不顯德以

子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魯大明德用我小奉蒼天命

成王卷周台前葉祀于新邑及教工撫事明作惇大考語

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惇宗將禮稱

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季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惟公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

而化旁作穆穆逯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

之於文武所勤子冲子夙夜必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于徒早

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王曰公

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

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將助我其

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

輔之為我四維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

以安當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公無困哉我惟無戮其

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公留無去以困我哉我

太以廢法則四方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

文祖受命民德而後言詩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孺子

來相宅其大博典躬獻民其大厚行曲常於躬賢人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

後世所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

推先也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

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此成王答周公後事之言
與明農之請
此成王在新邑將歸周
命周公後治洛之辭

朱子曰此五典公訣而歸
之言
周禮漢書作罔我

此周公許王留洛之辭
且君臣相勉

成王身歸宗周然建洛
邑為東都則朝覲會同
政令皆於此故公勉王之
言云尔

故王既周圖於洛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股民而以桓公經寧周公錫白明桓拜手稽首休享蓋以其禮礼也周
公不敢當故不敢宿宿痛也則以桓桓也禮于文武而為成王祈禱曰惠徽為厚繼叙之福使至不值珠瑯
子孫萬年飯飽文武之德股民心長有化成之效至其使股民承順治敘雖萬年之遠其永觀懷德
此蓋祈化商之福以歸成王也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文武

成王祭告文武以國命後治洛成王在成入後治洛成王祭告文武

告文武之冊

告周公之冊

此篇即召誥叙所謂三
月甲子周公乃朝周會命
庶殷者也上原天命惟其
高取亡之故商周受命之
由前後得證釋其頑冥其
意乎其德權折其觥額
辨其故肆期其居治
久之計厥既而庶庶庶
殷五作典

咨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

信者之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仲來茲殷乃命寧我

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予以桓鬯二卣

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二器明教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

告而致政成王不經惠篤叙無有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王倅殷乃

之道者則天年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文

我子孫而歸其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德矣勉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德矣勉使終之

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

仲來茲殷乃命寧我

予以桓鬯二卣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

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意而互文非我敢求殷天之不昇殷者以其九圍固亂也非我敢求天位帝之不昇殷者人心之所欲為則天明感以罰之也

天之降命周革殷

殷取王之故

夏取王之故

天之革命商革夏

商之所以盛明德

受之所由不明
承德

天之亡國未有
無其故者

周奉天以割殷

于殷每天以愆下言愆道至者殺我有周佑命將天明

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致王天命周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者之誅罰王

黜黜命終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天佑我故汝衆上邦命臣服我代取也非

我敢取我敢取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天弼我其敢求位天

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

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我聞曰上帝引逸有

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

告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洩有辭天下至成是嚮於

能行天戒大為過逸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

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自帝乙已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亦惟天

不建保又有殷齊敬奉其終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

華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勢邦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既

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大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

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有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言紂大過其過無顯於天惟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約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謀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

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

亂之辭言皆有聞王若曰爾爾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殷民為亂于其曰猶謂云于其意

天康殷

遷殷民

亦天意

解其怨懼

折其覲望

此即多方篇所謂王來自奄我惟大降尔四國民命者在前三

不殺而遷之

不殺而教之

此命以作洛之傷國惟四方實貢之都亦惟殷民敢習之地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周天事言明德恤祀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告

正於天謂既克討桀於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咎惟天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討無道我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王曰猷

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言汝所親殷革夏命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東士蹈道者大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初家惟聽用有德故

予惟率肆矜爾非子棄時惟天命惟我備初故事懋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子惟不爾殺子惟時

命有申所以從汝是我不欲殺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

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非但待臣亦惟汝眾士所爾乃尚有爾士爾

錫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賓言而作大邑于茲洛心惟亦多其服奔走之役焉其習禮遜之風焉

首徵位先用庶殷等併為其下都德人之規上臣我宗福昌我置置官長也今臣我多遜則都是王臣即臣王堂

吾之下必有闕文

胡氏大紀謂無逸為周公絕筆考其卷要立政始誥諸篇其成王時有無逸之稱其篇不然故知其後也

中宗之無逸中宗惟能稼穡之艱難不得免而

高宗之無逸尤知稼穡之艱難

乃尚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二乃爾克敬
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為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上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

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

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王曰又曰時

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與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無逸第十七古文三倫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周公

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豫故戒以無逸無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周公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

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乃逸乃諛既誕否

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勞乃為逸豫遊戲乃教誨

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

王中宗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肆中宗之

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其惟不言

有信黜三年不言信孝行著

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繼於逸無逸者謂其不嚴於酒色湛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違者蓋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安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震安逸之地不知人之依但知能一身之欲夫不知人之依則下發民怨但知能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也

無小之怨

古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大嘉靖躬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躬國至于小大之政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非其在

祖甲之無逸无和稼穡之艱難

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又為作小人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知人之依

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肆祖甲之享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博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厥家亦祖生

商後王之逸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不能安逸故罔或克壽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稱祖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立者生則違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不聞小人之勞惟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樂之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

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美自抑畏故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微柔懿恭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鰥寡之人

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晡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

年則當以正道供侍之故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

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周公告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

出之王皆戒之

周先王之無逸

文王之無逸即其初曰

知稼穡之艱難惟保小民則不知小人之依

蓋宗守之文王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

以不同

嗣王之無逸

今日飛梁即是病濕此隙一開敘致迷漏

少怨者之旨

少之怨

自責之得

責人之法

此篇為我端皆為呼
警戒之意蓋切其周
公垂戒丁寧之書也

一嗚呼一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蒙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魚小子弟猶有不知者
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嗚呼提商君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亦保嘉考商後三不知稼穡艱難
故耽樂之德亦固或毒三嗚呼余我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尤憂勤四嗚呼免成王繼無逸之政防逸樂之流五嗚
呼戒所以教人之德六嗚呼言小人之怨責己者所以弭怨責人者祇以重怨七嗚呼丁寧以終之

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無皇曰今日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

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紆心迷故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明古之君臣雖君

相安順相教以義方民無或胥譴張為幻講張誑也君臣良莠相道君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民否則厥心

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

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周公

曰嗚呼自盤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厥或告之曰小人之怨汝詈汝

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厥愆曰朕之愆允

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

含怒以罪之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

言常和悅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或之則若時不求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諛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諛含怒罰殺無罪則天

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

尚書卷第九



此篇皇王大紀繫於成王元年蓋成王幼冲周公召召公奭秉政而召公歸周公勉而留之

尚書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首章謂不華天夜殿
殿既自墜厥命我周
既受矣我不知周之甚
業永享乎休乎若天
匪可信我亦不知其終
於不祥乎君奭曰嗚呼
是其責在我君奭我不
敢安於天命而不長
念墜命之可畏於我
民無遺之日與人在
後嗣者弗克敬天民
墜失前人光烈而去
我已退老於家不與
知也天命固不易受
然所以墜命者則
以不能終久繼續前
人恭明之德久故令乎
小子且雖不能別有
所正惟欲爾福之前人
恭明之德施于冲子
之負此乃保天之本
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周公若曰君奭順
道呼其名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而告之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已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亦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于休若天棐忱廢與之跡亦君所不知言殷家衰始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嗚呼君已
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不敢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
之威而勤化於民

民使無過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祀天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
人光在家不知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隊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
墜失王命不能經信無德者乃其久歷遠不可不懼信無德者乃其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大業恭奉
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我留言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大之道施放于我童子童子成王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言天不用命釋廢於文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既受命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此章承上章引商為證
高古臣相初政者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佐湯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伊尹伊陟伊尹伊陟臣扈至成厥甘盤皆以伊德臣相嗣王初政周公應數諸賢特以我明廟守之
初必有其德受托之臣以釋其公之疑而使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舉其甘盤善盤初年之師保傳說後進之賢相此篇
當成至初年勉當其公故德應唐世德受托之相是以及昔盤而遺傳說不說者不考其時故不得其所言之意

或謂太公應相文武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人而不及太公何也蓋太公其時尚在也聖賢之意
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去不生頌太公之功意蓋如此

在太戊太甲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

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墮祖業故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

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猶惟此道有

享國又長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

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

實節知其王命使商蒙百姓豐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

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人無不持德立業

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

用又厥辟王猶秉德憂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且而信

之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

亂明我新造邦言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剴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

于厥躬在昔上天剴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

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有若散宜生有若泰

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臣生顯括皆名凡五臣又曰

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

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之德丁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命也

惟茲指旨下開

內百姓其家天其君外屏侯甸其臣

此章承上章因言文
王四臣應相武王以勉
召公○申勸得此
此作厥亂動又作周觀
按周字似應到字當多
字意近似當作字音易
何也言帝何為而申勸
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
或惟文王修和諸夏亦
惟有諸侯等至臣助往
來道達德化又能統一
佑助秉持其德實智笑
命之可畏乃惟時昭明
王道導其德身官為民
外開于天惟時受有殷命
至武王時猶能死而四人
者尚存探位後及至其
皆尚受文昭武王之德實
於天下而天下頌之此章
所以申勸武王而集大
命也

劉害
音昌

勉召公終事就取之言

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木時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首成

文王功于不辭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首成

子惟用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詰而已欲使汝念躬行罔日所出之地無不惟化而使之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其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惟其終

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此言自今以往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

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

蔡仲之命命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惟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邊為衆人三年之名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坊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胡當受教訓胡仲

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

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

蔡仲之封皇天紀在成王八年

周公位冢宰晉即

冢宰之禮也若明堂位荀子謹志庶可謂誣矣

蔡仲之改行周公之

所深幸也

此篇為蔡仲而作叙世世言述事而不登商事他書可以互見這王命者亦言後張生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平挾武庚以叛也又云群叔放逐言則有罪而傅稱管蔡皆商則管蔡罪重金滕稱管叔及其群弟豈享林管叔以殷叛則管叔罪又重此致辭因降罪以不同然違周書稱管叔致辭者書其罪以觀其上也親親之恩本所不忍因其死而致辟焉正乎法也因其生而因降之全私思也

勉乎以改父之惡言是矣而改行曰孟德各致若忠之切厚之切致言之詳周家閔管蔡之失道不容再有親親之變也

東土住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幾修德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掩蓋前人之過子能孝父所以為惟忠惟孝乃後勤無懈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皇天之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者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爾其戒哉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方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觀汝四鄰之國以蕃康濟小民率自中

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猶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文者用人言改之此必

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勅之欲其念成小子胡女柱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攻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今正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成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徒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代奄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多方

中者無過不及舊章 房乃言其也也竹取 明者以己見亂之以側 因蔡仲之失而成之亦

多方發未來自書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多士之言也周天子之言也
多方於前多士於後又疑其間章有互以其俱有治邑之說惟梓按周初年東夷叛而群邦遂居周公居東二年於茲
而迎公以歸歸而三版竟拔武庚以救於是東征三年歐會則東征之家後也齊魯而歸降四國股民之命過之洛邑歸于宗
周作多方之語於是創禮作樂明年遂營洛邑為東都作多士為定股民為是則多方作於東征之歸多士作於宅
洛之始計吉者事時前後必已具於繫牢之吏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未必諸篇相為次第也周書大率如此然
或謂篇本有次第而孔伏亂之歟

四國者三監武庚周內民也
方者若澤夷徐戎奄新服之
國雖言之若與九東諸侯皆
傾國而助武庚動於亂者
殷後武庚也

首言武庚之亂為天

以辨證受

以湯證周

學其身德之矣民而百所宗
用之多士而不為無罪豈引
之以責殷之多士也

眾方天
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
會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
奄滅其國五月遷至錫京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
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惟爾矜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約也言天下無不知約暴虐以取惟爾矜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命弗永宥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祭

惟天下至戒於夏
以謹告之謂災異
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懼
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昏之行不能終乃爾攸聞
日勸於天之道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克關

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

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治進恭德而

大舒情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於治民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刑矜有夏惟天不
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

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

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桀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同己者乃胥

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眾士乃相與惟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非一

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成湯能用汝眾方之賢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
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
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其施

大誥多方多士諸篇皆周公代王言也而多方之首獨書周公至若曰言書無常辭發例而已

叙商之盛

商先王桀
及其政事
能與受繼
不能有多方
天有災降
之皆以嗚呼
冠下者非

此章求章對會商
之云 庶庚不知天命
去商之故

夏有以取茲天降疫

殷有以采茲天降疫

朱子林然云謂聖狂二句
眾分朝下文便不可曉
○五年必有好相然亦
天道一變之節聖合天
為必前則欲伐商而又
遲之以待其能變或更
立令主而終不可念聽
已商既不可念聽多方
又聞嗚呼惟我周之以
承天故天命尹亦多方
前日猶未定之天今
日乃已定之天故下文
責其非望之高章
獨責四國民從武
庚以叛

乃勸善其人雖刑亦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

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

勸相無不明自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囚殄戮多罪

亦克用勸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祭囚情絕戮

罪之人必無枉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至

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鳴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

庸釋有夏數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非天庸釋有夏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

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說禁也言桀謀其政不

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佐有德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

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繩罔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繫違于善

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而紂大為

還師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眾

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大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

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克堪用德惟其神天

言周文武能奉用德惟可以仁政得人心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厥命尹

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怡

教皇謂東征之謂文告
之也戰要日之謂東征之
時得日之然不殺也互
再三而不不用命故
逐於之此即多士爲所
謂時其逐居西尔其我率
德不康寧若爾謂首
德來自者云移不選
進者也

若日告洛之官志
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
駿多士者武庚之遺臣
齊伯小大多五則周所
置治教之職也其也
今小多士臣我三監以
教於今五年至則當
以王官爲準的也一云
五祀連下句謂五年所
置者何多士以監四國
民也蓋廢奄洛事
在成王五年
忌言云作書即蓋字
亦作該也戒其反
爲云德之人爾最誘

商奄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誠信行實裕之
崇和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
命而爲不安乎今爾尚宅爾宅近大見治於我

之命今汝毀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政
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爲不安
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
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
我惟時其教告

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執其朋黨 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准夷叛時三謂成王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
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

方多士暨般多士王歎而爲道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無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
明是汝惟能
勤汝職事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庶

尚求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
乃用是洛邑庶幾長乃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

此章又告多方

章首多言宮作多方
謂多方或復不遠王
命亦將迂之蓋警之

夏后用人之法

九德本早陶尹陳知
人自有夏者臣心守
以為取人之法
三宅亦實諸大臣之統
名高周亦世守之職名
各不同而掌事掌民
掌法事任則猶故也
故篇中歷述三代任
大臣皆以三宅言之

文既篇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絕筆非也是亦初年之書也其曰孺子則成王高也
其叙官名与今周官官名不同時猶舊制也詰尔戎兵則其時東方未盡莫也故呈王天紀
繫之成王四年

以修善得 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
善天惟

與汝隣汝我有周惟其大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

僚非但受隣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庶幾修汝事有祚服行在大官

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戮而言
曰象土汝

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祚矣凡國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天命則惟汝眾方取
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從之

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
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 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汝汝無我怨爾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
忽故以君日立政為戒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
政故以各篇 周

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各告成
王言嗣天子今以為王

矣不可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不慎

音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
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互
得其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
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

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
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
呼賢後與共尊事上天

之行謂賢智大臣 九德卓陶所謀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禹之臣蹈知
誠信於九德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右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

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謀面用丕訓德則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謀面用丕訓德則

天之明命而懲焉已而湯則玉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目嚴惟孟武則玉釐之用嚴密也孟武之法也言湯之治
天既事創由所以受天下之大法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魚遠之莫不持孟武之
見聖人之德意焉

禁用人之失

商用人之法

受用人之失

文武用人之法

世章連舉文武時事
其官未必皆文王之官
其人則皆文王所儲之
人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
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省之外順德乃能居賢人于眾宜若此
四裔次九州之外以中國之外禁德惟乃弗你往任是惟暴
德罔後禁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釐上帝之耿命禁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
乃用三有宅

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
三德之俊能就其後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
者以能用三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
居三德之法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
見德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重德言遠近化
嗚呼其在受德

啓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射字帝乙愛焉為
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
同于其國並為厥壹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惟

衆習為過德之人同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武商受命奄
其政言不任賢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
亦越文

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
亦越文

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文武之道大行
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文武之道大行
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文武之道大行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文武之道大行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亦法禹
長謂郊祀天建諸侯文亦法禹
任準人及牧治為文亦法禹
天地人之三事文亦法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大都

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
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準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
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以是文武
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美

庶言讞令也庶獄刑微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次者若夫讞令大刑獄大法禁則非有司所敢專
尔非文王所敢讓至其庶常細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使是百文至不以身燕之或於庶言猶有兩
與並号今魚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文王則固敢知于茲矣

文王 用人之本

用人之體

武王 文王用之法得人
多武王率而行之尔

用人之法

用人之法

用之體

庶獄庶慎
庶言一話言是

誤者以有燕之
事煩勿寧易於
致語

總上文用人之法

戒儉人

微盧丞三毫阪尹賢與微盧之般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

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

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

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亦越武王率惟救

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性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率遵天道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備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

孫嗚呼孺子王矣數稚子今以為王矣不繼自今我其立

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

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相我

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

之事如是則勿有以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

又我受民如此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嗚呼

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數所受賢聖詠禹湯之美言皆以告

稚子繼自今文王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之文王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

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

義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國則罔有立政

用言

蘇獄承上文垂三
於獄

守中國推言立政
之大

周公因言謹獄有司之事
又於王前即蘇公謹獄之
事命太史書之以為司獄
之法

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用勸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維子以其勿諶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

重刑慎官人，其克諳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

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表蠻夷戎

狄無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

服化者，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

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司寇蘇公

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

我王國，言主獄，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於

常求蘇公之比，輕不重，蘇公所行大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





尚

書

六

尚書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叙征弗定謂東征黜厥

即多不方所謂王來自會
至于宗周堂重正治官更
外惠既平制作禮樂始
定周官之制此篇為頌其
大綱其詳則周禮續之
焉

諸王以下述置官立制

制治保邦之古語所以
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
官定制得人以為之故下
文詳焉

三公

三公之職其非其
三孤屬故曰孤

六卿家宰無所不統
以下各有所司

司徒使衆也王者慮人
之使馴習也王者慮人
德之衆逸居無教則流
為不善既敷五教
之至凡天家徒使領事
任民保受教訓極優考
比皆獲而習之使馴熟
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遷歸

在豐作周官

成王難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

萬邦巡侯甸

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俟服甸服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回征討諸侯

之不宜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

治宜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王治理 德司之百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

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乎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

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以成治言有法

官職有序故萊政惟和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跡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敬自同堯舜之官

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懋

之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具 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

此三公名曰三孤孤此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

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

四海

天官卿攝大宰王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也

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敬則尊宗廟且崇禮也上下者尊卑貴賤之序儀和則不備不備各安其分有序則私也

司寇刑也非曰刑而曰禁禁也書法於木以示之止人為惡也王者刑刑法民以禁禁然至於刑則不得已也

司空掌空之官也掌空以待臣之受封土之受祿之受命也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既授則屬之司徒曰馬

周公虎之六卿之制至其屬所掌則六卿詳空焉

此言以下訓教戒勸之辭

前章云也章法外意也無意與有政不行

務學問

勉事功

守祿位

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協睦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重嘉五禮以和上下革卑等列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

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莫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司馬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土農工商四入使順天時分地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利授之上能吐生百穀故曰上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魏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王曰嗚呼凡我有

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

大夫已上數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汝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

其允懷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則然後入官治政凡制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

口亂厥官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蓄疑敗謀怠忽荒

政不學牆面在事惟煩精疑人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疑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

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位不

期驕祿不期後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後期恭儉惟

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惟以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立德無行蓋偽

費才

總

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無居寵思危罔

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後又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不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言官政各敬居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

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歸麗王俾榮伯作賄肅慎

扶餘野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周公在豐將沒欲

葬成周已所營作示公薨成王葬于畢不致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

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桀以葬畢之義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廿五周孔氏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

之邑里命之作君陳命之君陳臣名也因王若曰君陳惟爾令

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昔周公

能施有政令者必友于兄弟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止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

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勅明

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民其治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爾尚式

明德呂氏曰此至治呂氏曰此爾尚式

循行周公之政教

以君陳之賢養郊

師教昭訓德昭訓保安率常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為

師教昭訓德昭訓保安率常

勉君陳以明德之事

勉君陳以至治之事

因斷虞之說述君陳有善稱君之素行

訓私周公訓以訓民不可執固之法以責民蓋立法特以養民而用法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
上之述君陳有善稱君之行此又勉之執法操理勿拘上意
終上文辟宥之意

因不宥之方又繼之以宥忍

不徒在辟宥之用又必有激勸之機至治

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曰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

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數而美之曰臣於人者此皆順此道長惟良臣則

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

法以削汝為政當闢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寬而有制從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勝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

斷之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不

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茲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茲宥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戾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以明德之效終勉之

言有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
於上不從其令故必慎所以示之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惟予一人膺受
多福彼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改之美名
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率諸侯相康王祚

顧命臨終之命顧命實命羣臣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懼

成王崩年四月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擇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

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洗乃同召

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

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

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

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

百尹御事虎氏虎賁氏疾大漸惟幾自數其疾大病日

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子審訓命汝甚已父留言

陳教則肆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肆不違用克達

邦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在後之侗敬迓天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并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顧命

成王其將年四十有九
女人多壽故前此未及
言嗣立之事

東來不深設蓋疑為元子劉他宅宗之異室
西來南面越王五重蓋新涉至西階上之殯宮

衣大貝鼗鼓在西房。省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

東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渠鼗鼓長八尺。周傳寶之西房西來

亦傳寶之東。大輅玉綴輅金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高前皆南向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文輪木金玉

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象皆以飾車木則無

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尊命。先輅象文輪木金玉

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朝同故重尊命一人雀弁執惠立

刃夾兩階阼。綦文鹿子皮弁亦士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一人冕執戮

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戮

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階。王及君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

侯皆同服亦朝中。之禮蟻裳各色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

上宗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陞。天子守之故

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陞。天子守之故

奉以黃庫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便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太史秉書由賓

階陞。御王冊命。進康王故同階曰。皇右遷玉几道揚

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遷玉几所道稱揚終

以託。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率羣百循大法燮和天下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王再拜

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

銳古文作銳音九

冕古文並作冕

下說文字林不亦象元下
字即升字也

此甲子顧命刺勅康王之
語之前後互見亦惟有此命
故康王免服見諸侯行顧
命也

受顧命

宅文寔宅古文寔

當孟作吃嘆也親殺

而受頌命固不敢死

其親禮視祭而不哭

然嘆吃則不可過也

行顧命

於蘇氏議之為非礼天子曰天子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亨之語蓋謂此類亦易世傳按國之大事主侯以國為家魯先君之夜禮以為己私服也

姜宜作姜按說文即諱字也姜者謂天之陰諱助順也舊諸說皆不考

三吃

王受瑁為王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曰饗

祭必受福譜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籩

以異同秉

璋以酢

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

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

太保

受同祭嚶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嚶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

知有司於

此盡收徹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類

則王亦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見匡弼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

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諸侯皆陳四黃馬

賓稱奉圭兼幣曰二臣衛敢執壤

朱鬣以為庭實

實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

真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當爵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也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

受其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家宰與司徒

侯並進陳戒不言

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天

改大國殷之王

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命而順之能憂

我西土之民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主敬之哉

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方
乘尔張皇六師即云振
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
承平易弛之事諸公
既言改命戡定之功故
於此又特言之張不絕其
備皇不輕其事也

誥

底至者散之自盡於盤
其極適信有隨事而變
無不當其實程子云猶
物無道謂信

諸侯言文武及新陟
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
志念文武王之事又諸
侯皆言文武則武王所
封此方求助教惟王奉
文武封建之意以處

敬天道務崇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

德之祖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內惟子一

有之教命人釗報誥報其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

美不務咎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則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明於天下言聖德洽

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

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乃命建侯樹屏在

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今子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用奉恤厥

若無遺鞠子羞富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羣

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王釋冕反

喪服脫去黼冕反服

尚書卷第上



商民自其決紂之化於是皆有濡放之習自其款武庚之賞於是有意商之心周之時化紂之習既深思商之心更起君陳之時思商之念始釋化紂之習未除是以當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迂之教之當君陳之時不善尚多循無然若之至周公之時世變風移老少長不善者浸少矣然而猶有不善者在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眾不善者少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

尚書卷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保東郊 安全之 釐 疏理之

畢命第二十六

命為冊書

分居里成周郊 居里異其

善惡成 宛東周 作畢命畢命 命言畢公見 惟十有二年六

月庚午朏 六月三日庚午 越三日壬申 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 於朏三日壬申 甲王朝行自宗周 以成周之眾命畢

公保釐東郊 用成周之眾命畢公使安 王若曰嗚呼父

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 陳言文 惟周公左右先

王綏定厥家 言周公助先 王安其家 共邦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

室 式化厥訓 慎務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 既歷三紀 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 子一人以寧 言邦民遷周已歷三紀 世代

之事我天子用安矣 下 道有升降 政由俗革 不臧厥臧 民罔

攸勸 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

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 正色率下 罔不祇師

言 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 嘉績多于先王

子小子垂拱 仰成 拱仰公也 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 王

曰嗚呼 父師 今子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 今我敬命公

之事往為之哉 言非周 公所為不敢在公住治 旌別淑慝 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 樹

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 弗率訓典 殊

推本遠殷之意

治道辨別之宜

單公賢德必能体道之用

釐

君陳於周公子弟也畢公於周公伯仲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錄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齊因革以終化戎之功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而異而云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而處各止於所當止之則也

保

非徒殊別必有教化之道
詳陳其事

利仁之以政令之
簡靜

驕奢

化之以德義之
戒法

人心畿甸之根本

畿甸華夷之根本
上文廣四海同

推保整堂之效

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猶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冀為善之福所以沮勸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墟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

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

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我聞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

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德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

化車服奢麗雖相士萬世若同一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恬侈滅義服美

于人此設衆士居寵日以怙恃奢侈以滅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誇大如此不憂將用惡自終難

今順從周制心未壓服前一二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

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貴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德義是乃大

順若不用古訓與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

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惟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

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

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駸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時成

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

畢公重德固不待戒然古者君臣相與警言戒未嘗以盛德廢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高民之難
化為憂惟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高民之寡少而怨故兩戒之

休于前政成終也周公君陔道固已久而商民未盡仁是尚有餘憾也成終則無餘憾矣此之謂
休于前政

終警言戒之辭
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
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日不能罔曰民寡惟慎厥
事無日人少不足治也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

成業以美於前人
之政所以勉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文商雅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作君牙君牙君牙
命以其名 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敷稱惟乃祖乃父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惟予小子嗣守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

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

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今命爾子翼作股肱

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亦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

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日不能罔曰民寡惟慎厥

事無日人少不足治也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

君牙第二十七文商雅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作君牙君牙君牙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惟予小子嗣守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

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

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今命爾子翼作股肱

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厥惟艱

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

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日不能罔曰民寡惟慎厥

事無日人少不足治也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

君牙第二十七文商雅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作君牙君牙君牙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惟予小子嗣守

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

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

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今命爾子翼作股肱

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厥惟艱

總

無正道無邪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
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於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之命君臣各追配於
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率乃祖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
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功行明汝君之治所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罔命

罔命以罔見命名篇王若曰伯冏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

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

思免厥行言常懷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

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謀役皆正以旦夕承弼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施令

皆美其化順其命萬國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繩愆糾謬

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持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今

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使為愆乃

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慎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

推原文武之聖亦有臣僕之助

求助寡過以紹文武

命伯冏為太御

修美德

擇僕臣

罔命蓋穆王悔過之書也穆王立於昭王不返之凌初年憂危資助勳臣中間懷順心易史傳稱其得造父八駿之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外有徐方之警言而亟反內有祈招之詩而克終今讀其書曰無良曰繩愆糾謬曰格其非心皆欲改其過之言也特命太御申戒明切若巧佞者側媚若迪上非其玩其鮮氣殆出於懲創之深弟未知其自治之勇如何耳

僕臣之正德乃
主德之成虧

防僕臣以深巧蕩上心

戒僕臣以賄賂進僕臣

總

呂刑穆王晚年之書也自
穆王南巡不復國綱陵
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
荒廢虫能自光然風
俗日下情偽日滋穆年
命呂侯為大司寇重
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
王而修之也故呂刑作
為若命頒之天下焉大
抵增墨刑之條以盡
天下之惡滅官刑大齊之
條以道犯死之眾刑繁
而輕盜殺之責也然
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
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憫
恤之心謹審慈祥之念
尚可法也

尚可法也

矯正虐度劉也謂奸惡寇據者須制刑以矯正虐利之二字自一句上下似有缺文

用巧言無實今色無質便辟足恭
諛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

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改無親近於檢判小子
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其人充備侍從在親聽

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

克祗厥辟惟子汝辜月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故言不忠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拜憲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

法此穆王庶幾

周書

孔氏傳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天子曰寇穆王訓夏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贖刑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

布告天子曰寇惟呂命王尊國百年老荒
天下作呂刑呂刑或稱甫侯故惟呂命王尊國百年老荒

以詰四方或稱甫侯故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蚩尤化

罔不冠賊鴟義姦扼易延及於平民之人無不君號奪攘矯虔賊為鴟象之義以相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

殺戮無辜爰貽淫為劓刑三苗之王頑凶若民敢越行虐刑以殺戮無辜於此

黥刺

經傳引此
篇多作甫
穆之為鄉

黃帝因蚩尤之亂而制刑
帝堯因苗民之亂而制刑

自蚩尤為亂而後民有與教

葦况寇攘之君聖人始制

刑以矯正度劉之及苗民

以刑為雷罔差有歸而民

無所新於是又有詛祝

詭澆禱穰之習

聖人絕有苗之雷民

禁民俗之澆神

當時有苗自暴自棄其民
極惡之風流已亂華民多惡

聖人以德為刑使知所

畏以德明民使無不

明命三后士侍德明

德威之事

德明惟明

德威惟畏

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泯禁於罔中于信以

覆詛盟三苗之民責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禁虐威禁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昔詛盟之約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幸乃報焉乃命重黎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

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乃命三后恤功于

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典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

穀所謂堯命三無名者主名之治稷下教民播種典農生善

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躬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勞

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陶作土制

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故

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斐棼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

輔成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

絕於富出治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

比貨賂不行

此章總上章之意以
絕典獄之官


二今在何刑下文
所當監者唐虞典刑
刑之道所當懲者苗
民濫刑之禍

言伯夷而不言士古
者憲章年三出禮則
入刑

此下訓刑告諸侯

心首勉之以體天勤政美
大於刑

及違及也當及而及所以證
獄不當及而及則遂及無
辜辜矣

二隼字匪也威畏古文並作折而及之主也主如東家主之主凡名山川各侵邦國主其祀保民不瀆。惟訖之惟
與也謂唐虞無獄者非但絕于威勢之請托也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真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負身擇言
上休天德所以享祀元窮蓋民之司命死則祀于釋官子孫享國宗祀不絕
獄事情辭之煩魚可畏而勿以為為畏得情聽斷之暇魚可休而勿以為休惟勤而已

言在
能天德自為大命配
享天意在於天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

牧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之迪當現是伯夷布
之麗其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
任之以奪取人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任奪貨殺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
罪天不黎其所為故下各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
苗民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
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居日當勤之汝無
有徒念戒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
而一日所行非為天所
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
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

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有安寧長久之道

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
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也輕重所宜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

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也輕重所宜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

兩造具備師聽五

兩造具備師聽五

兩造具備師聽五

五刑所以成國德疑赦所以成柔德中五所以成正直之德

法
衆聽獄辨所當

五刑
五過 防其失也之教

五刑之疑赦 五罰
五罰之疑赦 五過

五罰之考 疑赦
疑赦

閱實其罪 則五罰之
疑赦

周禮五辟各五百而此墨
刺之屬各千大辟漢
三百官辟減二百於則
後五非惟制贖刑之法
又制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宜

五罰之權

辭兩謂囚盜造至也兩至俱備則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辭

簡核信有罪驗五刑不簡正于五罰當正五罰出金贖五刑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

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

往來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

病所在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從

之不罰刑疑赦從免其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

當清察能得其理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考合重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

錢黃鐵也閱實其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錢罪使與罰名相當臬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臬鼻

刑位百為謂倍之反半為刑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謂倍之反半為

五百謂倍之反半為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官淫刑也男子

錢謂倍之反半為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謂倍之反半為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死刑

刑疑各入罰不降也五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

不行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

清察罪人之辭附以重刑有可以瘳減之上刑適輕下服則之輕服下罪下

法理其當詳審能之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

也刑新國用輕典

察辭于差 昔今聽獄之要訣也從循律言承也凡詞之非實者必有差故察詞者必持其差而察之察之則日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意教誨之心折之

中言折獄之方所以審判罰之當執官

微感而得其宗然後斷其實定俗達其情結有兩造各有其刑併刑兩偏也
此章專告獄官勉其以德明刑

明單詞

中兩詞

戒其雖高獄致禍

總篇內之意終勉之

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便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所以口才可斷獄無不在中正

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齊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其刑其罰

其審克之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謂上其鞠劾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上王府皆當備

具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我異姓使我言多可戒懼以敬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人君

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立乎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中正聽獄

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眾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王子孫非一也自今已往當何監現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

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哲人惟用刑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
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尚書卷第十三

大五
六

章上



合

東漢之書 呂氏之說
文侯名仇師服以為賢
云之和改名或字也益
尚友

尚書卷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桓轡圭瓚以圭為杓柄 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平王命

文武之德

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不顯

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先正之助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 聖德明升于天而六聞在下

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越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明亦惟先

犬戎之難

犬戎之難犬戎之難越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明亦惟先

造古又作造 注作造

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 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隳隳珍貨澤于下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過禍即我治 事之臣無有者痛嗚呼有

朝每壽俊之旨 已無克亂之略 未助

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

文侯之功 秦皆以 來以此公用會則是 文侯倡義糾合之 也此所以特有嘉錫 之命

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 我一人長安在 我一位言特諸侯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 名尊之言汝能明

汝顯祖唐報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汝多

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矣乃

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打我於艱難謂救周謀大戎汝功

我之所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宣兩邦道令覆國其 道令覆國其

歸晉無復王字事

初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及伐褒得褒椒屢生伯服惡申后於中廢宜臼幽王娶道天下叛申與鄭在戎

宛周弒幽王晉文侯會鄭衛秦兵救迎宜臼王是為平王東遷洛邑命秦為諸侯使自取岐郿之地齊衛

武公為公以鄭武公申桓使秉周政作為篇錫命晉侯之歸無以報難與之以規矣辭命典章魚猶存焉於

志岸氣弱其所以為東周乎自是書之春秋作矣

志岸氣弱其所以為東周乎自是書之春秋作矣

齊錫已行推功之典

治晉無波能與漢之望

諸侯之書凡二篇

國下用賚爾拒鬯一卣黑黍曰拒鬯以苞草不言圭鬯可

故賜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形亦盧黑也諸侯

後專征伐形弓以講馬四匹馬供或用四匹曰乘侯伯

德習射藏示于孫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

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又往歸國哉懷柔遠入必

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

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和政治則汝顯

費誓言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徐夷並興東郊不閉徐戎

並起為寇於魯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眾也諸侯之事

故東郊不閉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

之備秦有悔過自善之戒足為世法費誓費魯東郊

故歸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誓之地名公曰嗟人

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徂茲淮

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

逐出善數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冑

無敢不令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詞矢利鍛鍊戈矛今軍人惟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之善大故舍牝

甲冑自衛之具

弓矢禦逐之兵

戈矛接戰之兵

鋒刃擊刺之兵

車馬

放牧

嚴部伍

臣妾軍中奴婢新奴者

戎車甲士三徒七十外有

餘子三五人即臣妾也

備之

畜之

常刑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日

復之我則商度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還為攘盜汝則

復之我則商度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還為攘盜汝則

復之我則商度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還為攘盜汝則

復之我則商度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還為攘盜汝則

復之我則商度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還為攘盜汝則

費誓 孟武康之崗所謂淮夷叛是也但茲淮夷而徐戎並起伯禽應之規模次第整齊嚴肅非惟全魯其於王師實有犄角之功焉

禁割掠

征徐戎勇淮夷之異

糧糧

築費激過淮夷之衝

楨幹

征築同日

芻莩

史記橫公之誓不封魯戶之後秦記不虜當得其

稷公孔古人之言意主受責盛其病源如履盤以樂故忤格喜罪忘五不能受責我之心憂二向按多盛之戒

過古謀人而忌之其受責今謀人之觀此多盛之之難

故受責之反

悔轉以從古之謀人

古今謀人之類

○良古謀人之類

有此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竊馬常刑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甲戌

我惟征徐戎日我惟征之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時

乃楨幹甲戌我惟築摠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時具楨幹道近也題曰楨旁曰幹言三郊三遂

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時具楨幹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焚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晉襄公帥師敗諸峭峭晉要其不假道伐而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秦誓鄭

之首本要之言之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道是多樂稱古人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我我心之憂日月惟今以取破敗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賢寡寡等也則曰未成惟指今事為我所謀

而用之悔前違古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古之謀人 黃髮 良士 一个能容之人 利 榮懷
今之謀人 勇夫 善論 不能容之人 殆 杌隉

勇夫今謀人之類
今謀人之事又有巧佞勝
五之人尤易移人尤所當
戒

承上文古謀人良士而思好
買樂善之人蓋諫有受
責如流之美此賢相之量
也君子之所以聚國家之
福穰公慨想形容殊有
意味

反上文而言蔽賢辱才之
人不但責人無難而已善
類之所以散國家之禍

總善惡安危以終之而
思得善人

我尚有之 勇武奮奮之良士雖眾力已過 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乞乞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 乞乞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 惟截截善論
言俾君子易辭 我皇多有之 昧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

彼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荷
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荷
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 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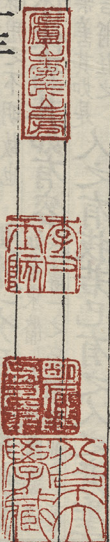
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 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
則能有所容樂善將任之 人之有技若已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有之樂善之至
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 人之有技冒疾以
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
害以惡之 人之美聖而

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
害以惡之 人之美聖而
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
害以惡之 人之美聖而

尚書卷第十三
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釁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書之
事書序誤云穆公還歸之作惟史記載穆公詢於東主官及穆封釁戶之後穆公
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德艾之言極為真切穆公平日貪利切於五伯為

志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驕驕乎王者之意象焉但而於明頭之力而尚有悠
緩之意而留於人者大而而自為者或高小出而以為穆公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尚書/〔漢〕孔安國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4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37-0

I. 尚… II. 孔… III. 中國—古代史—商周時代
IV. K22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21089號

ISBN 7-5013-2937-0



9 787501 529373 >

書名 尚書(全六冊)
著者 〔漢〕孔安國 傳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平安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藉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三·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冊

書號 ISBN 7-5013-2937-0/K·1188
定價 10.00元

